

邓云乡集



草木虫鱼

邓云乡 著

一草一木，一虫一鱼，皆有情致。民俗学家邓云乡说，西方的生物学是纯物质的，理性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是精神世界的，是诗性的。书中谈的是草木虫鱼，说的是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

版权信息

书名：成吉思汗小传 作者：蔡美彪

书号：978-7-101-10822-4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5-3-1

定价：19.00元

出版说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

这本小书原是应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的邀约而作。

1962年我们同去内蒙古参加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年学术讨论会，他向我说起，现在国内外对成吉思汗的评论很多，众说纷纭，需要有一本客观平实地叙述成吉思汗生平事迹的简明读本，供大家参考。我接受了他的邀约，即着手写作。不幸的是，两年后初稿写成，他已患严重的脑病，不能看稿。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他便在动乱年代凄凉逝去。中华书局重建后，无人再过问此事。我把书稿放在柜子里，也不再去理它，不觉已过了五十年。

近年整理旧稿，承中华书局徐俊、李静等同志关注，建议单行出书。检视存稿，字迹潦草，纸张也已变黄。十分感谢乌兰女士和孙晓林女士帮我仔细校订，改正了许多错误。现在拿来出版，奉献给读者，也算向灿然同志交了卷。可惜已不能再送他看看，不知是否合他的意。

蔡美彪

2012年11月

一时代和家世

!#

(一)

在中国历史上，以成吉思汗称号而驰名的蒙古族杰出人物帖木真（又译铁木真），诞生于1162年。

那时的中国分布着几个民族分别建立的国家政权。宋王朝从1127年起，迫于女真贵族的侵扰，南迁到长江流域，统治着半壁江山。在东北和华北平原上，女真贵族建立了金朝。处在今陕西西部、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的是党项贵族统治的西夏。今新疆东部的畏兀儿人属于西辽统辖。西辽是辽朝皇室耶律大石在1131年建立的政权。它的统治区远达中亚，建都在今楚河西岸的八剌沙衮。

作为游牧部落的蒙古，最初的牧地是在呼伦贝尔草原。大约是在九世纪后半叶到十世纪初，即从畏兀儿人的回纥汗国衰落西迁，到契丹人兴起前后这段时间里，随着氏族部落的繁衍，一些蒙古部众才逐渐向西，走进原属回纥汗国的广阔草场，沿着克鲁伦河西行来到克鲁伦、斡难和土拉河三河源头，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面。帖木真所属的孛儿只斤乞颜部的祖先，就是西迁到这里的一支。

在帖木真诞生以前，蒙古人便往来游牧在东起呼伦湖额尔古纳河源，西至土拉河源这个狭长区域。

蒙古紧接的西邻，游牧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是强盛的克烈部。他们已形成了至少是六个部落的联盟。克烈部再往西，直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面是乃蛮部的牧地。乃蛮已经建立起水平较高的

部落联盟，开始使用畏兀儿文字，并任用畏兀儿族的官员来为他们服务。从鄂尔浑河到色楞格河流域，住有强大的蔑儿乞人，他们是四个部落组成的联合体。所有这些强大部落虽然后来都被统一于蒙古，成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在帖木真兴起前后，却还是各自独立的部落，并且经常成为蒙古的威胁。

在东面，呼伦湖畔的近邻，是强大的塔塔儿。唐朝统治时期，他们开始兴起。辽代已发展成为一支强悍的力量，时常在辽朝边界侵扰。到了金朝统治初年，他们就已是名震草原的最强而有力的部落联盟了。这个联盟包括有六个部落，占据大部分呼伦贝尔草原，向北沿着额尔古纳河延伸，向南的发展则直接和金朝接壤。塔塔儿力量的强大和声名的显赫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蒙古草原上的一些游牧部落也往往自称为或者被人看作是塔塔儿（鞑靼）的一支。

蒙古处在强大邻人的包围中。这些邻人部落的发展水平和实际力量都已超过了蒙古。

蒙古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里前进着。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已出现了奴隶，主要是使用在家内劳役生产和手工业上。蒙古氏族部落日益繁衍，他们牢固地记忆着久远的血缘联系和共同的祖先，但各部落依然是各自放牧、各自生产，只是由于临时的需要而有短暂的联合。时聚时散，始终没有组成巩固的联盟。各部落由某一家庭中推选部落长的习惯，显示着世袭制的萌芽，也从这里培育出了众多的特权显贵。他们具有特殊的权势和声威，一般也都是奴隶的占有者。奴隶制的发展，要求从对外掠夺来补充和扩大奴隶的来源。既然分散着的蒙古各部都还没有能力去征服周邻的部落，斗争便首先在蒙古内部展开了。

贵族们彼此争权力、财物和奴隶，进行着频繁的搏斗。杀伐和抢掠扰乱了整个蒙古。

星空旋转着，
众部落都反了；
不得安卧，
你争我夺，抢劫财货。
草地翻转了，
所有的部落都反了：
不得下榻，
你攻我打。
没有思念的时候，
只有彼此冲撞；
没有藏躲的地方，
尽是相互攻伐；
没有彼此的爱慕，
尽是相互厮杀。

《元朝秘史》里所保存的这些朴素的诗句，正是帖木真诞生前后蒙古社会的真实写照。

然而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旧制度就要灭亡的征兆，是新制度出生前的阵痛。

这样的局面当然不会维持长久。局限于既有的财富彼此争夺，并不能满足贵族们的贪欲，当然更不可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他们需要联合起来，组成为统一的强大力量来展开对外的征伐。他们也需要进而建立起一个统一领导的国家机关来保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和确立社会秩序。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要求。

历史的发展也终于铸造出帖木真这个杰出人物，领导蒙古各部落实现了这个要求。

（二）

帖木真诞生在世为部落长的显贵家庭。

据《元朝秘史》的记录，他的远祖孛端察儿在统格黎小河边，掳掠了在这里放牧的百姓和牲口，从而成为富有的统治者。孛端察儿的子孙繁衍成众多的氏族部落。他们的父子兄弟是统治着这些氏族、部落的贵族。

帖木真的曾祖是著名的合不勒汗。他自己所统辖的乞颜部和他的近亲部落泰赤乌部，暂时地联合在一起，两部相互交替地选充首领。合不勒汗死后，泰赤乌部长俺巴孩继承汗位。他误中了塔塔儿部的诱骗，被捕送到金朝。据说金朝皇帝把他钉在木驴上处死。

帖木真的叔祖、合不勒汗的儿子忽图刺，在斡难河边的大会上，被推选为两部的共同首领一汗。他领导部众誓师，向金朝和塔塔儿去报复杀害俺巴孩的仇恨。

从1135年到1147年这十多年间，忽图刺不断地在兴安岭以西的金朝边界，发动大规模的侵扰。蒙古的突然袭击曾经震动了金朝，甚至使南方的宋人也得到“彼方困于蒙兀”的报道。金朝并不敢轻视这个意外的敌人，先后派出完颜宗弼（兀术）等第一流的将军去

阻挡蒙古的南侵。蒙古兵每次都只是在掳掠了一些村寨，掳得财物后便退转了回去，算是作了一些报复。

忽图刺所率领的有限的部众当然也消灭不了强大的塔塔儿人。但是他却不屈不挠地和塔塔儿先后进行了十三次搏斗。

忽图刺以他英勇的业绩，在蒙古部众中获得极高的声威。人们传说着对他的赞颂：

他的洪亮声音，
好像空谷的雷鸣；
强劲的双手，
好像厚重的熊爪；
把人来折成两截，
好像折箭一般。

在那时的社会里，强有力的人是受到敬重的。勇于为氏族部落复仇，也是被人歌颂的英雄行为。帖木真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位叔祖，但自幼便从他母亲那里听到忽图刺的故事，成为他欣羡向往的一位理想中的英雄。

帖木真的父亲也速该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继承了部落长的职位，继续和塔塔儿搏斗。在1162年的一次战斗中，他击败了塔塔儿，并且活捉来两名俘虏。当他把俘虏带回斡难河边自己的营帐时，凑巧他的第一个儿子正在这时诞生。为着永远纪念这次对塔塔儿的战功，也速该就把一个塔塔儿俘虏的名字——帖木真，做了他长子的命名。

可是，也速该并没有拼着全力去对付东方的敌人塔塔儿，像以前的汗那样。他开始注意到去联络西方的邻人克烈部。克烈部这时正在展开贵族们争夺汗位的斗争。脱斡邻赶走了叔父古儿汗，又杀掉两个兄弟而夺得了汗位。但是，古儿汗并没有甘休。

他依靠西邻乃蛮部的支持重又击败脱斡邻，夺取了克烈部众。当脱斡邻被迫逃到蒙古乞颜部时，也速该便派出部兵援助他战胜古儿汗，恢复了部落联盟长的权位。

克烈部也是和塔塔儿相敌对的部落。脱斡邻的祖父，曾经和俺巴孩一样地被塔塔儿部谋害而死。也速该不惜给克烈部的大力援助，显然是包含着一个更远大的理想。

乱事过后，脱斡邻和也速该在土拉河黑林克烈部长的驻所结拜为“安答”（异姓兄弟）。在氏族部落制的社会里，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结为安答，就几乎等于同氏族的兄弟。而当他们又都是部落长时，这又等于是订立了相互支援的盟约。脱斡邻对也速该说道：“你的恩赐，子孙世代都要报答。”

这样，也速该的英名，不仅在蒙古各部落，而且也在东方的塔塔儿部、西方的克烈部以至乃蛮部传播了开来。

也速该的这一切对帖木真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帖木真影响重大的另一个人物，是他的母亲诃额仑。

诃额仑是蒙古的翁吉刺部的别部斡勒忽纳兀惕部人。翁吉刺部与乞颜部出自不同的祖先，按照当时的习惯，是可以互通婚姻的。翁吉刺部游牧在贝尔湖附近，与塔塔儿部相邻。诃额仑原来曾被一个蔑儿乞部人娶了去（也许是抢了去）。当他们返回蔑儿乞部时，途经斡难河边，正好遇上也速该在那里射猎。也速该和他的兄弟们

从那个蔑儿乞人手里把诃额仑抢了过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凭借强力，抢掠妻女，在那时的蒙古草原上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诃额仑嫁了也速该后，也并没有因此而心存芥蒂。她是也速该的贤妻、帖木真的良母，是始终忠实于乞颜部的一位才能卓越的妇人。帖木真诞生后的九年里，她又生了三个儿子：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斡惕赤斤和一个最小的女儿帖木仑。帖木真还有两个异母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

也速该这位著名的英雄人物，统辖着乞颜部和泰赤乌部的部众，自己的家里还拥有为他服劳役的男女奴隶。帖木真在这个显赫而富有的家庭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在这里接受了教育。

（三）

当帖木真长到九岁的那年，也速该便在操劳着爱子的婚事了。依照异姓通婚的惯例，他带着帖木真走向翁吉刺部他的舅氏那里，去寻求美好的姑娘。

父子两个骑着马走进翁吉刺部的牧地，遇见了这个部落的一位贵族德薛禅。德薛禅问明了也速该的去向，便殷勤地把他们引到家里。

德薛禅的热情接待，并不只是出于对这位英雄人物的敬重，而且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谁不愿意和这位名震草原的显赫家庭通婚姻，何况面前的少年又是生得那么目光炯炯，容彩焕发呢？

凑巧德薛禅正有一个比帖木真只大一岁的未许婚的女儿孛儿帖。他期待着她将来会是一位部落长的合敦（夫人）。孛儿帖是个俊秀的姑娘，一下子就被也速该看中了意。第二天，两家便说好了亲事，也速该留下一匹带来的从马，作为许婚的订礼。

也许是古老的母权制还留有一点点残余吧，许婚之后，女婿照例要在岳家先住些时，才得回去。也速该把儿子留在这里，独自骑着马高兴地返回他自己的部落。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喜庆的许婚却为也速该父子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也速该离去后不久，在路上遇见了塔塔儿人的宴会。他参加宴席后，在回去的路上才知道已经中了敌人的暗算，酒里下了毒。他强忍着，骑马飞奔三天赶回家里，已经知道是不支了。也速该述说了原委，便派人急速把他的爱子叫回。

刚刚在岳家住了几天的帖木真，就这样匆促地离开了。

从此，他便结束了幸福的童年，开始了艰难的岁月。

二在多难中成长

!#

(一)

在泰赤乌部和乞颜部的松散联合中，本来是由两部酋长轮换着承袭汗位的，他们同样具有担任两部领袖的资格。也速该死后，泰赤乌部的贵族塔儿忽台便统率起来他自己的部落和也速该的部众。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和当年泰赤部俺巴孩被害时的情形，迥然两样。那时，忽图刺随即誓师复仇，俺巴孩的两个寡妻也一直生活在部落里，享受着贵族的优待。可是，现在塔儿忽台并没有理会复仇的事，并且撇下了诃额仑母子，自己统率着部众和牲畜而离去了。

这当然使诃额仑难以容忍。当她对此有所发觉时，便先向俺巴孩的两个合敦提出了抗议。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她眼看着自己的部众被塔儿忽台带领了去，便把也速该的象征部落长的大纛旗打了起来，跨上骏马前去劫夺。

诃额仑劫回了一部分部众。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看到这里只有寡妻幼子，而并没有足以领导他们、保护他们的部长，便又纷纷离开，投向了塔儿忽台。

留给诃额仑的只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两个家内奴隶，仅供他们一家乘用的九匹骗马和一些家庭用具。

事情已是无可挽回的了。诃额仑扎紧腰带，带领着年幼的儿女们沿着斡难河畔走去。用她自己的话说：“除影儿外无伴当”，不得不独力熬度艰难的岁月。此后，她就只有挖些草根，捡拾些梨果

和山间的野菜来抚养孤儿。

可是，就在这样的年月里，诃额仑也并没有气馁。她有机会便向儿子们讲一些祖先的旧事，相信总有一天儿子们会成长起来，报复泰赤乌部的仇恨，恢复父祖时代的光荣。

这样度过了若干年。

帖木真兄弟们慢慢地长大了。他们已经能够猎取些鸟兽或捕捉些鱼类，来养育艰难的一家。

然而，他们之间却并不和睦。

在外出渔猎时，帖木真的异母弟别克帖儿有一次夺去了帖木真所猎获的鸟，另一次又夺去了他捉到的鱼。这自然只是些细故。可是，倔强的帖木真却不顾母亲关于弟兄和好的教导，把他射死。

这件事的爆发，激怒了诃额仑。帖木真因此受到严厉的训斥。不过，训斥也只是说此时没有伴当，仇还没有报，不该弟兄不和。这件事在另一方面却也表露了帖木真的一些特有的气质。

在那时的草原上，能够坚决保卫自己的财产，敢于杀退侵犯它的任何人，都将被看作是英雄的行止。

“也速该的儿子快长大成人了，他是个敢于争斗的勇敢的人。”草原上的人们相互传说着这些消息。

对这些消息最敏感的，要算是泰赤乌部了。塔儿忽台的行为在部众中本来并不得人心。也速该的旧部不时离散他往。塔儿忽台担心着一旦帖木真起来，现有的部众就会重新聚集在他的周围。帖木真也就有可能恢复汗位。于是，他决心当帖木真还没有长成时就把他除掉。

塔儿忽台率领亲军来到斡难河边诃额仑的住地。诃额仑一家躲入丛林，善射的合撒儿拉起弓来，掩护他们逃匿。

“把帖木真交出来，没有你们的事！”

机警的帖木真听到敌人的喊声，便骑上马，向另一座山的密林里逃去。泰赤乌人发现了他的逃踪，随即把这座山林团团围住。

一天天过去了，帖木真忧虑地被困在丛林里。他几次有过拼死逃出的念头，但想到外面的危险就又停了下来。这样挨到第九天，连日的饥饿已使他难以支撑了。难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么？他终于决定孤注一掷，冒着风险，闯出重围。

在泰赤乌部大军面前，不管这个少年怎样机智勇敢，也总是难得逃脱的。

（二）

初夏四月，一轮红日照耀着斡难河边的草原。泰赤乌人正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宴会。

塔儿忽台已经给俘虏来的帖木真带上沉重的木枷，在所有部落的营帐里徇行了一过。这是为着让那些依然怀念乞颜部长的人们看看，断绝他们的幻想。当这一切都已完毕后，便毫不经意地让一个幼弱的青年看守着俘虏。贵族们、军士们兴高采烈地去宴饮了。

一望无际的草原吞没了西下的夕阳。当夜幕来临时，贵族们酒足饭饱各自散去了。帖木真看准了这个时机，用身上的木枷打倒看守者，逃出了营地。

没有马，身上又带着枷，能逃得多远呢？泰赤乌的追兵已经飞

速地赶来，前面又有河水拦住了去路。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机智的帖木真向河里跳了下去。他借着木枷，仰卧浮起，只让头部露出水面，在月下漂流。

不久，他就被一个叫做锁儿罕失刺的人发现了。这是一个在塔儿忽台统治下却同情乞颜部的部民。靠着，几次蒙哄过了前来搜索的追兵。他的儿子赤老温为帖木真取掉重枷，又赠给一匹黄马和弓箭，使他得以脱险逃回。

年轻的帖木真第一次受到了和敌人搏斗的洗礼。

不久之后，他又经受了一次战斗的锻炼。

为着躲避泰赤乌的袭击，诃额仑一家迁移到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边过活。一天，当别勒古台骑着帖木真的黄马出外捕野鼠时，家中的八匹骗马全被贼人赶走了。别勒古台回来后，帖木真便独自骑上这匹仅有的马追了出去，终于找到了偷马的氏族。经过一场英勇的射杀，夺回了全部马匹。

在这次战斗中，一个路遇的青年给了他重大的帮助。他就是后来享有盛名的博尔术。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帖木真不仅得到失去的马匹，又得到博尔术“那可儿”（伴当）。

“除影儿外无伴当”的岁月度过了。帖木真先后结交了赤老温和博尔术，在未来的事业中，成为他的两名得力的辅佐和杰出的将领。

（三）

艰难的生活和斗争的锻炼，已把帖木真培养得卓然自立。

他来到自九岁那年就离开了的岳家，把孛儿帖娶了回来。

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完婚。胸怀大志的帖木真还有其更为远大的目的。他想到当年和也速该结拜“安答”的克烈部长。于是就把孛儿帖拜见翁姑的礼物——一件黑貂鼠袄拿去献给了脱斡邻。

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帖木真明确表示把脱斡邻看作是自己的父亲。这在当时也就意味着他如有统属的部众也就将是脱斡邻的属部。他立即由此得到了脱斡邻的欢心。克烈部长回答说：“黑貂鼠袄的回赠是：你离去了的部民我为你收集；你漫散了部民我为你完聚。”显然，帖木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脱斡邻实践他的诺言，那么，依靠他的援助，重振家业的理想就有了实现的希望。

可是，残酷的现实还在继续折磨着帖木真。第二年，又降临了一场灾难。

一天黎明，诃额仑家里的女奴发现了大队军马。“泰赤乌人又来了！”她喊起诃额仑母子骑马逃去。帖木真逃上了不儿罕山。

孛儿帖藏躲在女奴的车子里。但是，这次来的并不是泰赤乌人，而是蔑儿乞的三个部落。他们没有搜到帖木真，便从车子里抢走了孛儿帖，算是报复了当年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仇恨。

藏在山里的帖木真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满以为敌人没有搜到他便自退去，这真是太侥幸了。他心想这大概是不儿罕山的佑助。帖木真解下腰带挂在颈上，望空拜了九拜，又挤些马奶子祭奠了这座山岭。

这的确是一场侥幸逃脱的灾难。但这场灾难的后果，却在加速玉成这位“天将降大任”的蒙古英雄。

三汗位的恢复

!#

(一)

在土拉河畔黑林克烈部长的营帐里，帖木真弟兄向脱斡邻倾诉着发生的一切。

脱斡邻实践了他以前的诺言，答应去讨伐蔑儿乞人，把孛儿帖在那里救回来。他并且叫帖木真弟兄去邀约札只剌部长札木合出兵声援，夹击蔑儿乞。

札只剌部和乞颜部出于同一个远祖孛端察儿，因而是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部落。原来被塔儿忽台裹胁而去的一些原属也速该的氏族和部落，逐渐地结集到札只剌部这里，组成为暂时联合的新集团。这个集团以札木合为首领，日益兴盛起来，拥有不小的力量。

战斗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始。札木合从自己的部众中调出一万骑，又从原属也速该的部众中调出一万骑，应邀出发。脱斡邻也率领两万骑兵，与帖木真、札木合在斡难河源会合。这个庞大的队伍向蔑儿乞部突然袭击，乘敌不备，摧毁了帐房，获得了大批俘虏。当蔑儿乞人发觉而匆忙逃窜时，帖木真追击逃兵，找到了孛儿帖。又和他的异母弟别勒古台一起处死了以前围困不儿罕山的三百名蔑儿乞部众。他们的家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隶的做了奴隶”。

帖木真成功地复了仇，掳到大批奴隶并把蔑儿乞部落抢掠一空。鏖战到深夜，他便建议脱斡邻和札木合下营，让残余的蔑儿乞

人沿着色楞格河逃去。

经此一战，帖木真一跃而为拥有大量财物和奴隶的富有贵族。

（二）

相传帖木真和札木合在幼年时就曾有结交的事，但他们正式结为安答则是在这次战争之后。两人约定：“凡结为安答，要相依为命，要互相帮助，要相亲相爱。”脱斡邻率部回去后，帖木真就以札木合安答的贵族身份留住在札木合为首的部落里。

他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

这一年半是平静的，但也没有白白过去。在这里，他和那些久别的故旧氏族部落的人们重又相聚了。在对蔑儿乞人的作战中，札木合所调发的那些原属也速该部众的骑兵，大约就是交由帖木真统领的。在战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便逐渐地把札木合所统领的众多的部民争取到自己的周围。

一年半后，帖木真趁着迁移牧地的时机，不顾结拜安答的盟约，率领部众连夜离去。

跟着帖木真去的，有乞颜部有势力的贵族，故旧的氏族部落，也还有札只刺部民和札木合所收集来的其他氏族、部落的部众。

接着，老一辈的有声威的贵族忽刺图汗的幼子阿勒壇和帖木真伯父的儿子忽察儿、帖木真的叔父答里台等也率领他们的族帐从札木合处赶来聚集。

他们聚会在帖木真以前的住地，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边。

由阿勒壇、忽察儿等提议，各氏族、部落的贵族们共推帖木真

作为他们的首领，建立了“汗”的称号。

在选举大会上，帖木真和推选他的贵族们盟誓，约定了彼此的义务和权利。贵族们说：

帖木真，我们立你做汗。对敌作战时，我们走在前头。

掳来美好的妇女、营帐、马匹都拿来与你。狩猎时，我们先去围猎，捕来野兽送给你。和敌人厮杀的日子，要是违了你的号令，就把我们的妻子、家财都拿去，把我们的头颅抛到野地里。平时要是坏了你的计议，就教我们离开家人、家财和妻子，撇到无主的荒野去。

贵族们表示了对帖木真的拥戴，也提出了他们的权利。豁儿赤的要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向帖木真说道：

“我和札木合都是孛端察儿的子孙，本来不该离开他。

帖木真！你若做了主，该叫我怎样快活？”

“我若是做了，教你做个万户。”

“光做万户有什么快活！做了万户还要把美好的女子由我选三十个做老婆。还有，不论什么事，我说的话你都要听从！”

豁儿赤的话是在推选前夕说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贵族的共同心理：即由此换来的应当是满足他们的日益增长的贪欲，并保有计议大事的权利。

保护贵族们的财产利益，并领导他们掳掠更多的财物、妇女和奴隶，这就是汗的职责，也是贵族们选汗的目的。

汗还有另一个责任，即在狩猎生产中和对外征伐中对捕获物作

出公正的分配，以维持一定的秩序。

帖木真向伯叔和兄弟辈的贵族们，照例作了一番谦让后，接受了汗的位子。

多年来追求的光复祖业的理想现在实现了。

然而这又并不是祖先事业的简单的恢复。

帖木真这时所统率的显然并不是一个巩固的部落联盟，而是若干氏族、部落的贵族和部众们不甚固定的结集。像历史所表明的，这些部众可以聚集起来，也可以随时散去。为着使这个集团和帖木真的汗位稳定下来，他创设了若干职任分别管理。

勇敢的合撒儿和其他三个亲信做了“带刀的卫士”（云都赤）。

在帖木真结婚的那年，博尔术便来相从。博尔术的兄弟等四人做了“佩箭的卫士”（豁尔赤）。他们组成为帖木真的可靠的扈从，又是亲军的首领。

管理放牧羊群、马群和驾驭驃马，都设有专职。

三个专职“司厨”人员管理部落的饮食并负有分配食物粮饷的职责。

管车的专职担负着保管车辆、辎重财货等重要任务。

对于众多的家内奴隶也设置了总管的人员。

此外，汗还创设了负责对外联络和侦察的使臣。

这样，在帖木真汗的周围就组成了一个管理机构。亲信的贵族们分别负责对一些重大事务进行着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管理。这个机构是远不完善的，但它的出现在蒙古部落中却还是第一次。

这当然还不是蒙古的统一的国家政权。但在向此目标前进的历史过程中，却是迈进了一步。

（三）

帖木真建立汗号后，派遣他的使臣通知了脱斡邻。脱斡邻回答说：“我的儿子帖木真做了蒙古的汗，好得很。蒙古没有汗，你们怎么过呢？”帖木真由此得到克烈部的支持。

但是，帖木真从札只剌部那里带领部众，建号称汗，却不能不引起札木合的仇视。

札木合制造了借口，联合十三个部落发兵三万骑向帖木真大举进击。

一贯与帖木真为敌的泰赤乌部，在帖木真兴起后为防避他报复，也投附到札木合这里。在十三部中，这是帖木真的一支劲敌。

帖木真预先得到了消息，就把他的部众按照十人、百人、千人为单位，也组成十三个圈子，由善战的贵族们分别统领，严阵以待。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三翼之战”。

战斗在答阑巴勒渚惕地带展开了。帖木真新收集的部众，虽然经过严密的组织，但终于难以敌住强大的敌人。他们败退到斡难河边的一个狭窄地带拒守。札木合残酷地处置了掳掠来的部民，得胜而去。

帖木真在这次战役中受到不小的损失，但不久之后就又得到了一些补偿。战事过后，若干部落的部民又从札木合那里投到了帖木真的帐下。

帖木真所领导的集团依然是足以和札木合集团相对峙的强大力量。

（四）

呼伦贝尔草原上，原来依附金朝的塔塔儿部发生了新的事变。

1195年（金章宗明昌六年），金朝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北伐，引起了塔塔儿部的变乱，在边地大举侵扰。次年（1196年），金朝右丞相完颜襄自临潢（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出师，分两路围剿。从东而西的一路遭到塔塔儿的包围。完颜襄亲自统率的西路军，乘敌不备，急速进击，与围中军士相呼应，获得大胜利，掳获大批车帐牛羊。这时正值天下大雨，塔塔儿部众在严寒中大部败死，溃不成军。部落长兵败投降。一部分残余的部众，以贵族蔑古真薛兀勒图为首，沿着乌尔札河向西北逃散。

帖木真很快地从他的使臣那里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世代积累下的仇恨，现在是报复的时候了。但他并没有轻敌。

帖木真秉承亡父也速该的遗志，联合与塔塔儿为仇的克烈部协同进讨，以便更有把握地取得胜利。脱斡邻得到帖木真使臣的报告，立即聚集军马来与帖木真会合，沿着乌尔札河迎去。

逃亡的塔塔儿残部正在乌尔札河边下寨，突然遇到意外的敌人。帖木真和脱斡邻捕杀了蔑古真薛兀勒图，分取了掳掠来的财物和俘虏，大胜而回。

这次胜利不仅使帖木真和脱斡邻报复了世仇，并且得到金朝的封赏。

佩带金牌“便宜行事”的完颜襄封给脱斡邻以“王”的称号。

因为他本来已是克烈部联盟的首领。此后，脱斡邻便以汉语和蒙古语的联合称号“王罕”而驰名。

帖木真被加给“札兀惕忽里”的官称。这是杂居诸部人的统帅或“蕃部首领”。

完颜襄所授予两人的称号是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他们并不曾因而增加实际权力，而只不过是原有地位的认可。“札兀惕忽里”并不是什么高级官职，当然更不能和“王”相比。但是，兴起不久的帖木真得到金朝的封号，便由此提高了他的声威，更加巩固了汗的地位。

这年，帖木真三十五岁。

四统一全蒙古

!#

（一）

由六个部落结为联盟的塔塔儿受到沉重的打击，但除了蔑古真薛兀勒图的那一部全军溃灭外，他们依然是些相当强悍的部落。不久之后，就再度向金朝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

塔塔儿的南邻翁吉剌部，以及往来游牧在两部之间，即呼伦湖和贝尔湖两湖之间的合答斤、撒只兀等部，随着经济力量的发展，也不时在金朝边地掳掠骚扰。

1198年（金承安三年），金朝再命完颜襄自临潢出兵北伐。

由完颜宗浩统率的部队首先征服了翁吉剌部，进而征用翁吉剌兵力向伊敏河北进，迅速击败合答斤、撒只兀等部，斩首千余级，俘获众多的车帐、牲畜和人口。金兵追击溃部，越伊敏河而西，两部长相继投降。

这次战争对金朝说来是“自是北陲遂定”，但在蒙古草原上却又带来了新的不安。塔塔儿、合答斤、撒只兀以至翁吉剌等部遭到了打击，金朝在完颜襄倡导下又修建起界壕边堡，拦住了他们此后向东南方侵扰的去路，迫使他们只有向西方去求发展。而这就不能不和帖木真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

共同的利害促使他们和札木合联合了起来。札木合又联络帖木真的宿敌蔑儿乞部、泰赤乌部，王罕的敌人乃蛮部以及其他邻近的部落于1201年（金泰和元年）集议，联合进攻帖木真和王罕。

札木合被这些部落推戴为“古儿汗”，即众部落的汗。但这显然只是临时凑集起来的极不稳固的联合，以适应一时的军事需要，而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基础。

帖木真事先得到消息，邀集王罕会师东进迎击。他们联合作战已经不只一次了。经过计议，这支联合军有着严密的组织。在前阵地带先设置了三个哨望所。走在大军前面的是三支联合的先锋队，各派三名将领分别统帅。帖木真方面派出的是有声威的老贵族阿勒壇、忽察儿和答里台。王罕派出的是他的儿子桑昆和他的弟弟札合敢不和必勒格别乞。

帖木真和王罕的大军自西向东前进，在阔亦田地方与札木合相遇了。交战的那天正值大风雪。西进的札木合军处在逆风的方位，在作战中众多的人马坠落到山涧里。在贝尔湖附近遭到惨败。临时凑集的队伍在溃败中各自逃散了。乃蛮部向西回军。蔑儿乞部奔向色楞格河。泰赤乌部向斡难河移动。札木合自己则乘势掳掠了一些原来推举他的部众，沿着额尔古纳河向北逃窜。

在胜利的新形势面前，帖木真和王罕把队伍分开，分别统率自己的军兵追歼逃敌。

王罕沿着额尔古纳河追袭，降服了札木合。

帖木真并没有忘记幼年以来的理想：向泰赤乌人复仇。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暂且放过其他敌人，全力拼向斡难河，乘胜追击泰赤乌部众。

泰赤乌人越过斡难河回到自己的牧地，整顿军马准备迎击帖木真的追兵。

对泰赤乌部说来，这显然是一场决死的战斗。帖木真怀着坚强

的必胜信心，但战争的进行并不是那么如他的意。由于泰赤乌人的坚决反抗，帖木真的队伍大概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帖木真的马中了箭，甚至他自己也在作战中受到严重的箭伤，颈项血流不止。但经过激烈的战斗，泰赤乌部人终于还是不支了。夜间，他们便丢下老弱，偷偷逃去。

次日天明，帖木真发现了敌人的行迹，便赶上前去，把逃走了的全部追回。他捉到泰赤乌部的贵族首领们，消灭了他们的全族。

泰赤乌部的旧部长，帖木真的仇敌塔儿忽台逃避到森林里。

终于被他的部民失儿古额秃老人和两个儿子阿刺、纳牙阿发现了。他们父子把塔儿忽台捉了起来，押送到帖木真那里。在路上，纳牙阿开始忧虑着这样做的后果。如果帖木真说捉拿了自己主人的人是不能做伴当的，那样，他们父子就会被处死。想到这里他们就又释放了塔儿忽台，让他独自去逃生。

事情正如纳牙阿所预料的。当他们说明原委后，帖木真说：

“如果你们把他捉了来，我必定把你们全家杀死。你们不忍背弃自己的主人，做的是。”于是，赏赐了纳牙阿。

在帖木真一生中，诸如此类的故事流传很多。当帖木真登上了统治地位后，就不时以自己的行动来倡导绝对服从主人的奴隶道德。

在消灭泰赤乌部的战斗中，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基于相同的目的。战争之后，当年拯救过帖木真的锁儿罕失刺带领一个名叫只儿豁阿歹的青年前来投附。帖木真问道：

“在阔亦田作战时，岭上飞来一箭，射中了我的马。那山上射

箭的是谁？”

那个青年直率地回答说：

“那就是我！如今汗教我死啊，只不过烂了手掌般一块地。

如果得到恩赦，今后在汗跟前，叫我去的地方，就是遇到黑石头，也要把它冲碎！”

帖木真没有发怒，抚慰他说：

“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隐讳了不说。如今你却不隐讳，可以做伴当。”

并且把他的名字改叫做者别（义为“箭簇”），留在左右听用。

这个者别，后来果如帖木真所希望的，成为终生忠实于他的一名将领。

泰赤乌部的消灭，使诃额仑、帖木真母子多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战后，帖木真带领部众和大批俘虏去过冬。

（二）

可是，诃额仑母子现在还有一个未实现的心愿，即世代的仇敌塔塔儿还在他们的东邻。几次战争虽然击败了一些部落，但仍然有四个塔塔儿部落成为他们的威胁。冬天过后，次年（1202年，金泰和二年）春天，帖木真便发动了向塔塔儿的大举进攻。

在这次出战前，帖木真发出了新军令：战胜时不得私自掠取财物，归众人分配，战败时不得退至原阵，必须转返杀敌，不返者斩。这个军令多少改变了作战中的争相掠夺，提高了战斗能力，并

且也可以在节节胜利的战斗中限制些贵族统帅势力的增长，把分配财物的权力更加集中到汗的手里。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帖木真的军队自哈拉哈河上源的营地出发，一举战胜了四部塔塔儿，追击到兀勒灰河（今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河）一带，掳掠了他们的部众。帖木真召集亲族集会，为着报复杀害父祖的仇恨，决议把塔塔儿的青壮年全部处死，余下的幼弱分到各处做奴隶。由于别勒古台事先走露了消息，被俘的塔塔儿人作了顽强的抵抗。帖木真的军士经过战斗受到重大损伤后，才按计划处置了塔塔儿人。

帖木真把俘虏来的两个塔塔儿妇女，也遂和也速干做了他的第二和第三个妻子。

在这次作战的初期，有权势的贵族阿勒壇、忽察儿、答里台等曾经违反了帖木真的军令，各自掠取了财物。为着严肃军令，帖木真不顾他们的声威，把这些财物全部没收了过来。这个沉重的打击，促使阿勒壇等人离开了帖木真，而去投奔王罕。

但现在已经不是依靠他们选汗的往年了。对于拥有强大部众的帖木真说来，他们的离去已无足轻重。这并没有给帖木真带来什么损失，而只是更加提高了他的权威，使人们不再敢轻易违反他的命令。

泄露机密的别勒古台也受到应得的惩处，被剥夺了参与重要集会的权利。

（三）

帖木真击灭塔塔儿时，王罕正率领他的军马击败了色楞格河边的蔑儿乞部长脱脱，又俘虏了他的两个儿子忽秃和赤刺温的部众。这样一来，蒙古草原上就剩下帖木真和王罕两个足以相抗衡的巨大

势力东西相望了。只是克烈部西邻的乃蛮部还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与克烈部紧相邻接的乃蛮部仍然拥有众多的部众和广大的领域，它的南面和畏兀儿相邻，北面直到额尔的失河流域。不过，由于贵族内部的争斗，此时已经分属于两个汗来统辖。不亦鲁黑汗分裂出来，占有阿尔泰山附近地带。他的长兄太阳汗台不花则统治着广大草原，承继汗位的正统。王罕、帖木真和不亦鲁黑汗开始搏斗。当不亦鲁黑汗逃越阿尔泰山后，他们掳回大量人畜，停止了追击。

这时，在王罕的军中有一个帖木真的大敌，他就是不久以前失败了的札木合。大约从他败逃的那时起，就投降了王罕的追兵。但他并没有就此屈服，而还在等待时机，企图借助王罕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乃蛮部作战归来的路上，札木合开始施展他的谋画，向王罕进谗说：“帖木真像飞雀儿那样没有定准，是靠不住的。他可能已经暗中和乃蛮勾结了。”札木合的话一下子就打中了王罕，这并不是偶然的。帖木真势力的日益增长本已引起了王罕的忧虑，而在当时鼎足而三的形势下，如果帖木真一旦和乃蛮相联合，那将注定是克烈部的灭亡。当着乃蛮部即将前来反击时，王罕便在夜间背着帖木真自行归去。

帖木真在天明时发现了王罕的背离，也自率领部众转回了克鲁伦河自己的驻所。

王罕显然是失算了。帖木真的志向要比他设想的远大得多。

他不会向乃蛮投附。听信札木合的结果只是使王罕陷于孤立。乃蛮兵赶到时，首当其冲的也还是处在邻近地带的王罕自己。王罕子桑昆在迎战遭到惨重的失败，他的妻子成了乃蛮人的俘虏。

克烈部营帐的部众、牲畜被掳去大半。不久前掳来的蔑儿乞部

长脱脱两个儿子的部众，也乘着克烈部战败的时机离开王罕，返回了自己的部落。

王罕处在危急中，不得不再向帖木真求援。

帖木真没有拒绝王罕的请求。这并不完全是基于什么“不念旧恶”的美德，而显然是因为如果听任克烈部消灭在乃蛮的手里，那将会更加壮大乃蛮部的势力，对于帖木真未来的事业带来更多的不利。

帖木真的援兵到来后，和王罕残部一起击退乃蛮，收复了克烈部众。

这次曲折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不曾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但帖木真却由此对乃蛮有了更多的了解。乃蛮当时还没有能力来消灭帖木真和王罕，而帖木真现在也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消灭乃蛮。

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揭开了帖木真和王罕斗争的序幕。

既然一时还不易征服乃蛮，蒙古和克烈部之间的冲突就变成无可避免的了。

（四）

王罕和帖木真在土拉河黑林中重申旧契，再度结为父子之盟。但这绝不是已然爆发了的矛盾的告终，而是孕育着一个新斗争的开始。

老练的王罕申明他的用意说：“我如今也老了，后来这百姓教谁管？我的弟弟没有本领，只有一个儿子桑昆，也和没有一样。可叫帖木真做桑昆的兄长，我有了两个儿子，岂不就可以安心么！”

如果结合当时形势来考察，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自然是寓有深意的。表面看来，好像是说王罕死后，依照世袭选汗的惯例，克烈部将交给帖木真来统领。但这并不是好心的“禅让”，它的实际目的，一方面是重申父子之盟，即重新表明帖木真所统率的蒙古部对他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主动向他发动攻击；另一方面明显地是想借此来对帖木真起些安抚作用，以争取他的继续支持，防范乃蛮和蔑儿乞残部的来侵。

尽管王罕有一番苦心，他的举动仍然不能不引起桑昆的疑虑。札木合也乘机向桑昆再次提起帖木真可能和乃蛮太阳汗有勾结，劝说桑昆把他除掉。投附到这里来的阿勒壇、忽察儿等蒙古贵族也怂恿桑昆去杀掉帖木真母子，掳掠他的部众。

1203年的春天，桑昆和札木合、阿勒壇等贵族们协议好了作战的计划。这个计划起初没有得到王罕的赞同。王罕对桑昆解释说：“我怎么会舍弃自己的儿子呢？不过现在要依靠他罢了。”“你们的想法是不好的。”但当桑昆坚持他的主张时，王罕也就表示默许了。

桑昆、札木合、阿勒壇等整顿军马，准备在一个清晨出其不意地包围帖木真的营帐。发兵的前夕，阿勒壇部下的两个蒙古牧民，在他们的主人家里听到风声，便连夜赶去报告了帖木真。

帖木真虽然得到这个情报，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已没有时间作好战斗准备。身边只有少数护卫亲军。在外面的军马一时也难以聚集。在这紧迫的夜晚，他命令撤下财物，躲到一座山后，阻险拒守。

刚一天明，王罕率领各路大军就赶到了。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帖木真移军哈拉哈河平原，激励将士，拼死一战！战斗整天激

烈地进行。虽然个别战役互有胜负，但总的说来，帖木真方面的损失是惨重的。帖木真的亲族忽亦勒答儿在紧急关头，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被敌人射中了头部。归营后，帖木真为他亲自敷药。战后，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便负伤而死。帖木真的第三子窝阔台（太宗）也在作战中颈部中箭，被博尔忽救了出来。大将博尔术被敌人射中战马惶惶逃回。帖木真自己也在突围时失去了马匹。由于部众涣散，又值风雪夜间，已找不到营帐所在。护卫木华黎和博尔术为他张设毡裘，保护他度过了雪夜。当他看到士卒离散，众寡难敌，便沿着哈拉哈河逃去。

帖木真的二弟，“带刀的勇士”合撒儿此时屯驻在合刺温只都山（今大兴安岭南脉），也被王罕军击破，并且掳去了他的妻子。

王罕军在作战中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最严重的打击，是主将桑昆面部受了箭伤。王罕看到帖木真已经溃败逃走，便护送桑昆收兵转回。

帖木真沿着哈拉哈河来到巴勒渚纳小湖边，扈从他逃来这里的只剩下十九名军将。合撒儿被王罕击败后失去部众，沿途射猎野兽过活，终于也来到湖边聚集。这时，帖木真的辎重、牲畜已全部丢失了。合撒儿射死一匹野马，以马皮作炊锅，用砾石取火，煮河水为饮，猎鸟兽作食。近几年来，帖木真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一连串的胜利，这次失败却几乎把他逼到了绝境。但帖木真并没有因此对他理想中的事业灰心。看到在危难中仍然始终不渝，生死相从的将士们，更加激励感奋。他举手朝天，向周围的将士们发誓说：“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说罢，举起杯来，把河中取来的泥水一饮而尽！

帖木真的信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不久之后，离散了的部众果然又渐渐结集到这里了。帖木真检点人马，还有两千六百人，便把

他们分成两队，在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围猎过活。

从这里往北，贝尔湖附近，便是翁吉刺部的牧地了。这个世代和帖木真家族通婚姻的部落，前后经过金朝的打击和依附札木合的失败，已然逐渐流散，只剩下衰弱了的一些氏族部落，还依然在旧地驻牧。帖木真的使者来到这里，说道：“要是还想着是姻亲，就投降过来。否则就来厮杀！”衰弱的翁吉刺部就这样不战而降了。

帖木真在贝尔湖一带立了足，便派使臣到王罕处，历述也速该以来两方交好、患难相助的往事，请求罢战言和。王罕接受了和议，发誓说：“今后要是再对我的儿子有歹念头，便如此血！”说罢，刺破小指，把流血放在桦树皮桶里交使者带回，以为证验。

帖木真由此得到休战的时机，就在水草丰美的贝尔湖畔，从容休息士马，徐图再举。

可是，在战胜的王罕那里，却并不平静。

当着帖木真被击溃，札木合、阿勒壇等人取而代之的幻想实现在望的时刻，王罕答应了和议，这就引起了札木合集团的强烈不满。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儿等投附过来的蒙古贵族于是计议谋害王罕，夺取克烈部众。但这个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王罕发觉了。王罕先发制人地劫夺了他们的辎重，发动进攻。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儿等率部投奔了乃蛮。在战乱中，有一些蒙古氏族、部落则投到帖木真这里来。

这么一来，王罕在战胜帖木真后，却极大地削弱了自己。

现在辅佐王罕的将领，只剩下了他的儿子桑昆。至于他的善战的弟弟札合敢不等人，也早在和帖木真作战前，就由于和王罕失和而投往乃蛮了。

夏天过后，这年秋天（1203年），帖木真收集部众，整顿士马，又组成为一支强劲大军，重整旗鼓，沿着克鲁伦河来到斡难河源屯驻。他事先派遣两个使臣去到王罕那里，伪称合撒儿求与妻子相见，借此窥见了克烈部的虚实。趁着王罕正在举行宴会的时机，帖木真的大军突然包围了他的营帐。激烈的战斗继续进行了三个昼夜。王罕、桑昆父子突围逃走。克烈部众全部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虽然克烈部在不久前曾给予帖木真那样严重的打击，但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像击败蔑儿乞或塔塔儿时那样，把俘虏全部处死复仇了。他把这些俘虏分散开来，分配给蒙古各部作奴隶。在前次作战中牺牲了的忽亦勒答儿的家属，得到特别优厚的赏赐。一百名克烈部只儿斤氏部民赏给作奴仆，并且规定这些奴隶的子孙也要世代在他家为奴。只儿斤氏是克烈部最善战的一族，帖木真特别注意把他们划分开来，分配给各部。这样克烈部就不是作为一个部落被征服，而是被拆散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是被彻底地消灭了。克烈部人从此成为蒙古人中的新分子。

帖木真对待战败者的新处置，显示出他沿着建国的道路，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王罕逃到乃蛮地界，被哨望的将士杀死，把他的头颅献给了太阳汗。桑昆经由喀什噶尔，远逃到哈刺赤部，被该部人杀死在那里。

帖木真灭克烈部后，便在附近的平原上驻冬。

（五）

冬天过后，当1204年的春天来到时，帖木真又不得不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这场战争是来自西面的强大的敌人乃蛮。

太阳汗得知克烈部被帖木真消灭后，便再也不能容忍了。这时的帖木真已经成为东起塔塔儿，西迄克烈部旧地的广阔草原的主人。身边出现这样一个强邻，骄傲自负的太阳汗怎么能够坐视呢？他和身边的人们议论着：“东边的蒙古人难道也要做王么？天上有日月两个，地上还能有两个王吗？”“我们去把蒙古的妇女都掳来给我们挤奶子吧！”“我们把蒙古人的弓箭都缴了来！”

虽然太阳汗口出大言，可也没敢轻视敌人的力量。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先派遣使者去和汪古部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配合，从西、南两面向帖木真夹击。

汪古部是驻在阴山（今大青山）以北大约只有四千户的一个不大的部落。由于邻近汉地，较多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并已开始从事农耕，因此曾被称为“熟鞑鞑”或“白鞑鞑”。他们归属于金朝，为金人把守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以北的边墙，以防御北方游牧民的南侵。汪古部长阿剌忽失并没有接受太阳汗的邀约，反而派遣使者把消息告诉了帖木真。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听从乃蛮的指使北上，就将首先遭到巨大的灾祸。

和乃蛮迟早不免一战，本来是注定了的。可是，乃蛮进攻的消息竟然这样快地传来，却在帖木真的将士中引起了震动。和克烈部不同，这是一个地广人众，实力超过任何草原部落的大敌。

帖木真的一些宿敌，蒙古贵族阿勒壇集团、札木合所纠集的那些部落，克烈部逃走的贵族们等等又都聚集在那里，伺机报复。这就更增加了对帖木真的威胁。显然这是一场决死的战斗，是帖木真兴亡成败的一个决定性关键。

一年前惨败的教训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蒙古有没有战胜乃蛮

的把握呢？将士们都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担心。帖木真召集将领会商大计。人们推说：“现在春天马瘦，不好做事啊！”最后，还是帖木真的幼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和异母弟别勒古台出来，贯彻了他的主旨。他们争辩说：“为什么说马瘦呢？我的马就是肥的。”“要是我们的箭被人家缴了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丈夫要死也和自己的箭死在一起！”“乃蛮部依仗他们是大国人多，对我们说大话。我们就不能按照他的大话，把他们的箭缴来吗？”

战虽未必胜，不战则必亡；要想同这个不两立的敌人求得妥协，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在这紧要关头，帖木真摒除了一切犹豫，激励士卒树立必胜信心，决一死战。

帖木真当然也充分估计了乃蛮的力量。为着作好战争的准备，全部整顿和加强了军事组织。由于原有蒙古部众一再离合和外族分子的不断加入，帖木真依十进制重编了全部士卒。最基层的单位是十人组成的小队，十个小队组成百人队，以次递进为千人队。设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在帖木真的周围，又设有八十名宿卫，七十名散班。这是由千夫长、百夫长那颜（官员）子弟中选拔出来的最强悍和最可靠的侍卫亲军。散班和宿卫分别在白天和夜里轮流守护着帖木真的营帐。此外，又在军中选出一千名勇士，由合撒儿统率，平时充护卫，战时作先锋。

1204年四月十六日的清晨，帖木真整顿军马，拜祭了他那白色的大纛旗，自克鲁伦河向乃蛮部进发。

乃蛮方面，也为这次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汪古部拒绝邀约后，太阳汗联合蔑儿乞部长脱脱、克烈部的札合敢不、札只刺部的札木合以及随他而来的撒只兀、合塔斤和塔塔儿的残部等，集合于杭爱山，迎击帖木真。

两军相遇于鄂尔浑河附近。

乃蛮的队伍是由太阳汗和他的儿子屈出律统率的。屈出律是一员惯战的勇将，可是承继父业的太阳汗自己却并没有多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帖木真为要壮大自己的声势，先设下疑兵，命令军众每人烧炊火五处，逐日加添。远远望去，草原上尽是蒙古军营的星火。乃蛮的哨望兵向太阳汗报告说：“蒙古人的军马已塞满平原，想是每日增兵，只见夜间烧的火像星星一样多了。”

疑兵计打乱了乃蛮部的作战计划，在太阳汗父子间引起意见的不和。太阳汗听说蒙古兵多勇于作战，主张先退回阿尔泰山，诱敌到山北，以逸待劳，再来歼灭。屈出律激烈地表示反对。他反驳说：“蒙古人哪里来的这么多？他们的人多半和札木合在一起，在我们这里。我的父亲太阳汗没见过什么场面，想是害怕了。”乃蛮部的将领们也都不赞同太阳汗退兵的意见。人们尖锐的诤谏把太阳汗激怒了。他亲自率军渡过鄂尔浑河，列阵于纳忽山崖东边的原野，一决胜负。

帖木真望见乃蛮的阵势，便把合撒儿调去统率中军，帖木格斡惕赤斤殿军后，管从马。他亲自率领先锋军迎敌。他在战前向士卒们作了一番激励，便身先士卒，一马当前，有如贪婪的雄鹰向敌阵中飞奔而来！

蒙古军连续进发，乃蛮部节节败退。战斗到傍晚，乃蛮军逃入纳忽山，无数的军士堕崖而死。蒙古军团团围住山岭，三军合围而上，太阳汗最后逃到山顶，受到重伤，在山上昏绝。

在作战中，札木合看情势不妙，先自逃跑了。

太阳汗子屈出律突围而出，向他的叔父不亦鲁黑汗那里逃去。

帖木真掳了太阳汗的妻子菊儿八速作妻。原来随从札木合的撒只兀、合塔斤和塔塔儿的残部相继降服。克烈部的札合敢不被蒙古追兵捕杀。蔑儿乞部长脱脱率残部向北逃走。

这样，帖木真以寡胜众，战败了强大的乃蛮，赢得具有重大意义的辉煌胜利。

帖木真从历史经验中深深知道，如果听任残余的敌人逃走，就会留下无穷的后患，给他以再图报复的可能。这年秋天，他乘胜北进，追击蔑儿乞。蔑儿乞的几个部落已经互失联络，各自逃散了。帖木真首先降服了蔑儿乞的兀洼思部，并接受这个部落献纳的妇女忽阑，作为他的另一个妻子。可是，当帖木真统率此部进军时，他们又在中途叛去了。

严寒的冬季来临，帖木真留在阿尔泰山附近驻冬。另派博尔忽和锁儿罕失刺的次子沈白去追剿兀洼思部。

1205年春，帖木真又亲自率军北讨，先后征服了蔑儿乞的四个部落，兀洼思部也被沈白等征服。可是蔑儿乞部长脱脱却又乘间逃去，率领残部奔向乃蛮的不亦鲁黑汗。

怎样处置这些顽抗的蔑儿乞人呢？帖木真说：“让他们在一起还是会造反的。”他又按照处置克烈部众的办法，尽量把蔑儿乞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拆散开来，分配给各部蒙古贵族。

当帖木真胜利回师的时候，五个陌生的蒙古人送来一个俘虏。

这就是他以前的安答，后来一直对立的强敌札木合。他自太阳汗处逃出后，部落失散，无处投奔，只剩下五名部众随从他躲到山里。当穷促的日子难以继续时，他们就把札木合捉了来奉献给帖木真。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赏赐。帖木真说：“捉拿自己

主人的人，怎么可以留得！”当着札木合，把五个人全都杀了。

这和帖木真一贯的做法一样，自然只是为着倡导奴隶道德，而并不意味着要对札木合赦免。由于札木合的贵族地位和早年对于帖木真的扶助，帖木真接受了他的请求，赐他不出血而死，并以贵族的礼仪把他葬埋。

背叛帖木真的蒙古贵族阿勒壇、忽察儿，在战败被捕后，也遭到和札木合同样的下场。只有帖木真的亲叔父答里台一人，由于人们的劝谏而得到赦免。

现在，帖木真已经基本上征服了整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那些互不统属互相残杀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了。

勇于革新的帖木真，在近年的作战过程中，不断地摧毁着氏族组织的旧制度，并在许多方面为建立国家政权准备了基础。

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的蒙古国的条件已是成熟了。

（六）

但帖木真并没有立即建国。乃蛮部灭后，他的南邻西夏便暴露在蒙古人的眼前。1205年夏，帖木真以战胜者的余威，向西夏展开一次试探性的攻击。

现在遇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国家。

早在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在兴庆府（宁夏银川）建立国家，国号大夏，习称西夏。领域西起玉门关，东抵黄河河套地区，北至大漠。南方与邻国争战扩地，强盛时期统治地区包括今宁夏和陕西北部、甘肃西北、内蒙西南等地，形成疆域广阔的大国。居民中党项人与汉人共处，党项文化与汉文化共

存。有常备军五十余万，分驻各地。

帖木真攻打西夏边地的一两个城寨。虽然史书上称颂他“大掠人畜而还”，但显然只是在边地骚扰了一下，难以继续前进，便不得不退兵了。

这时的帖木真还没有能力，也还不知道怎样去战胜和制服这个军力雄劲而又具有高度文明的农牧业国家。这个难题，从这时起便一直困扰着他，直到逝世的前夕。

既然西夏一时难以攻克，帖木真便退转草原来筹措他的建国大业了。

五大蒙古国的创建

!#

(一)

1206年（金泰和六年，丙寅），帖木真回到斡难河源。全蒙古的贵族们在这里聚会，立起白色大纛旗，奉帖木真为全蒙古的汗，号“成吉思汗”，即“雄武之王”。

帖木真没有沿用“可汗”或“合罕”称号。这个习用的称号意思是众汗之汗，即各部落长推举的部落联盟长，现在对帖木真已然是不适宜了。他已不只是各部落的共同领袖，而且是包括被征服诸族在内的统一的大蒙古国的雄武帝王。汉人称他“成吉思皇帝”。

虽然形式上还保存着某些古老的传统，这个聚会也已不同于以前的选汗会议，而是蒙古民族的建国大典。

在此以前，中国的北方曾先后有过鲜卑、契丹、女真等几个民族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政权。那是在承受了汉族的深厚影响并在一些汉人士大夫的帮助下实现的。成吉思汗却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在建国前不曾和汉族政权发生过多少接触，也没有汉人士大夫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草原游牧民的特点，参照草原上的旧制和金朝的某些制度，把蒙古国建立了起来。

蒙古氏族部落早已到处杂居了。随着战争的发展，部落组织日甚一日地遭到破坏。到处还杂居着新加入的外族人。奴隶的数目不断地增长。塔塔儿、克烈和乃蛮的牧地现在都已被占领。对于这样广大区域、繁多部众的统治，残破的氏族制度是完全无能为力了。它需要以新的制度来代替。

在世界上许多定居民族的历史上，代替这个旧制度的新制度，一般是“按地区来划分国家管理下的人民”。蒙古草原上迁徙无常的游牧民也同样需要按地区来划分，只不过不能自上而下完全按照固定的地区，因为他们的住地并不能完全固定下来。

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被称为“大蒙古国”，划分为四个大的地区。西部地区直到阿尔泰山，大抵相当乃蛮、克烈的旧地，由博尔术统辖，号右翼万户。东部地区直到大兴安岭，由木华黎统辖，号左翼万户。纳牙阿被委作中军万户，在成吉思汗直接统帅下管理中心地带。此外，北面额儿的失河流域狩猎民的森林地带，委派豁儿赤万户镇守。这些所谓万户，并不是机械地管理万家部民，而只表明是位于千户之上的万民统领。

但在万户统治的各个区域内，就还是依十进制单位，千户、百户、十户逐级统属了。这是传统的旧形式，但已具有不同的新内容。成吉思汗在建国时委派了九十五名千户那颜。有一些千户在旧氏族废墟上依然保持着残存的血缘纽带，但总的说来，十户、百户和千户之间，千户和万户之间，都已不是原来氏族部落的血缘组织，而是依据大地区划分杂居各氏族成员的新编制了。

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相结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里不能把基层统治按地区划分得很琐细，不仅由于游牧的无定所，也还由于便于军队的调动，以适应经常的出征。因为在他们看来，向外掠夺牲畜和奴隶也是一种必需的生产手段，而且是更重要和更光荣的生产手段。

各级那颜，战时是统帅，平时是行政长官。

被选拔来的兵士是各级那颜的伴当（那可儿）。他们要服从那颜的指挥并为那颜服役。战败时会成为敌人的俘虏，沦为奴隶。作

战胜利时则可以分获财物、牲畜和人口，并且有可能上升为那颜，侷于贵族的行列。

在这个遍布全国的军事系统之外和之上，还有一支在汗的周围，保护汗的统治和执行汗的意旨的强大护卫军—怯薛军。这是在成吉思汗原有的护卫军基础上扩建的。以前的八十宿卫，现在扩充为一千名。七十散班扩充为八千名，与一千名箭筒士合成为万人大军。在八千名散班中包括一千名战时充先锋的勇士军，仍由合撒儿统领。

这一万名怯薛军主要是由各级那颜（贵族官员）子弟中选拔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是选自无官职贵族或平民的子弟。现在，千户以下的那颜就已有九千五百名之多了。成吉思汗规定，凡当选作怯薛军的军士，其地位高出于千户那颜之上。凡是千户子弟当选的并可自带十名随从的伴当，百户子弟可带五名，十户及一般贵族子弟可带三名。此外，各级那颜的子弟还可带来自己的一名兄弟。

这样组成的特种军，它的贵族阶级的性质再明显不过了。对外作战时，它作为主力军（大中军）去掳获人畜，优先得到财物。

经常的对内职责，则是作为汗国的实体附属物捍卫着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贵族统治。它是军队，又是“警察”。当时还没有中央行政官员的设置。怯薛的职掌，包括“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轮流值番的怯薛长也往往协助汗来处理国家事务。在这意义上，它又是立于各级那颜之上的中央行政机构。

这个高临居民之上的特殊权力—怯薛军，是需要由居民来供养的。怯薛军士和他们随带的伴当们，由他们原来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中供纳马匹和需用的财物。即使这些贵族子弟有着自己足够

需用的马匹和财产，各级民户也仍然必须按照规定负担这种科敛。

怯薛而外，增设了一名新官员—札鲁忽赤，即司法官，并且开始创制蒙古的法律“札撒”。首任札鲁忽赤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成吉思汗委命他说：“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们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经过和我商量拟议的，载在青册，世世不得更改！”从此，蒙古开始有了法律的纪录。

札撒的作用在于保护私有家财，镇压平民“盗贼诈伪”，至于贵族犯法，仍然可以由于汗的恩赦而不加制裁。贵族中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也享有不同的待遇。成吉思汗建国时即特准几个有大功的贵族“犯罪九次不罚”。怯薛军享有特权，必须经过成吉思汗亲自同意才可以治罪。如果有人擅自处罚，“用条子打的依旧教条子打他；用拳打的依旧用拳打他”。

蒙古原来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如差十马，即刻十刻”。现在他们可以把科断写在青册上，是因为不久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工具了。

1204年，战胜乃蛮的时候，蒙古军捕到一个俘虏塔塔统阿。

这是位有学识的畏兀儿（维吾尔）人。他在太阳汗那里为乃蛮服务，充当掌印官的重要职务。大抵乃蛮人已经借用畏兀儿文字，太阳汗的官印可能就是用的这种文字。有远见的成吉思汗没有杀害并且重用了塔塔统阿。他不仅从此学会应用印章制度来实行他的统治，并且命令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教给蒙古贵族子弟学习。这样，蒙古人便开始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一直到今天的蒙文的起源。

大蒙古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新建的国家制度当然还是极不完备的，但一旦被创建出来，就把蒙古民族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国家的任务基于贵族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既得财产和奴役奴隶的权利并且继续向外求发展，掳掠日益众多的人口、牲畜和财物以满足贪欲。这是奴隶制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蒙古国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成吉思汗建国后，正是循着这样的道路展开了他的事业。

（二）

大蒙古国是建立起来了，但建国大业还并没有完成。

太阳汗统治的乃蛮部已被消灭，但不亦鲁黑汗所统治的残部仍然盘踞在小金山的西麓，宣称继承太阳汗的大统。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和蔑儿乞部的脱脱也逃来这里，结合到一起。这虽然只是一些残余的力量，但要使蒙古国巩固起来，当然不能听任这些残敌的存在和发展。

成吉思汗在建国时，就派遣者别率一支劲兵向西进发，乘其不备，捕杀了不亦鲁黑汗，掳获了牲畜和家口。但是屈出律和脱脱却又逃脱，沿额儿的失河北去。

乃蛮旧地的北邻，从小金山往北，东北直到昂哥刺河一带是乞儿吉思部的牧地。这个古老部落的祖先唐代史书上称“黠戛斯”，曾在840年与唐朝合力击败过回鹘汗国。会昌（841—846年）以后，入贡于唐，接受唐朝皇帝的册封。但是，他们很快地就又衰落下去。契丹兴起后，入贡于辽，成为辽朝的属部。

他们不是说蒙古语的民族，而是和畏兀儿语同一系统。放牧牛

羊是主要的生业，但在玉须河（叶尼塞河）一带也已从事农业的经营。

1207年，成吉思汗派他的长子拙赤率军北进。拙赤首先征服了乞儿吉思的南邻，居于乃蛮和蔑儿乞部之北的斡亦剌惕部，进而征服他的东邻，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不里牙惕部，以及附近的巴儿忽、兀儿速惕等较小的部落。当汗的使者到达乞儿吉思时，这个部的首领也迪亦纳勒（“亦纳勒”是王的称号）便不战而降了。也迪派遣使者随同拙赤来谒见成吉思汗，并且奉献白鹰、白马和黑貂等名产以表示臣服。

蒙古国顺利地征服了北方的游牧民，但额儿的失河流域森林里的一个落后的狩猎部落却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意外的烦扰。

这个部落是处在乞儿吉思的西面深山里的秃马惕。山上满布茂密的丛林，他们以狩猎为生，和外界的游牧民很少接触。当时这个部落的领袖是一个名叫孛脱灰塔儿浑的女酋长。在蒙古人中，又传说着秃马惕部多有美好的妇女。有可能他们还残存着若干更原始的母权制的遗迹。

成吉思汗把这一带作为豁儿赤万户的封地。这个豁儿赤就是当年拥戴成吉思汗时曾提出要做万户和挑选三十名妇女的那个贵族。成吉思汗命令他到自己的封地，征服秃马惕人，去实现他以前提出的要求。

在草原上任情驰骋的蒙古骑兵，面临着深山丛林，面临着善于射杀的狩猎者，却是难以为计了。豁儿赤到了那里，很快就被捕了去。成吉思汗派遣忽都合千户去救援，因为据说他比较熟习森林地带的情况。可是，忽都合去后，也遭到同豁儿赤一样的命运，被秃马惕人逮捕。

成吉思汗只好派他的著名大将博尔忽出马了。博尔忽命令他的哨兵先在军前查寻山林的路径，大军再循此前进。可是，当他们进到半路时，秃马惕人却从后面包围了过来，切断了后路。博尔忽就这样死在秃马惕人的手里。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连年作战中，博尔忽一直是一名亲信的将领。他和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齐名，赢得“四杰”的称号。他战死的消息传来，成吉思汗震怒了。他在激动中甚至要亲自出兵去讨伐森林中的百姓，但博尔术、木华黎等终于把他劝止了。因为他们知道要战胜陌生的丛林中顽强反抗的人们，本来是没有多少把握的。成吉思汗最后派遣朵儿伯多黑申替他出兵。这次出兵改变了作战计划。先在哨望的路上虚张声势，大军则另由野兽穿行的狭小山路行进。对于这样的危险地带，蒙古的兵士们是畏惧不前的。统帅命令从人拿着柳条在后面鞭打着军士们，强逼他们前进。又命令随带斧钺锯凿，沿途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以防备敌人来袭。蒙古兵终于这样盘桓到了山顶。

正在山中宴饮的秃马惕人，不提防蒙古兵自天而降，就这样被消灭了。

成吉思汗把一百名秃马惕人给了博尔忽的家属作奴隶。又把捕到的女酋长赏给陷敌的忽都合为妻。

由于秃马惕人反抗的耽搁，已来不及再由此向北追击脱脱和屈出律了。这只有等待来年。

尽管如此，1207年对成吉思汗说来，仍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虽然还没能捉到两个逃跑了的残敌，但已杀掉不亦鲁黑汗从而完全消灭了乃蛮部。新建的蒙古国得以确立了。北方的征服又标志着最后统一了蒙古草原上所有的游牧部落。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

抵乃蛮旧地，南自阴山脚下的汪古部，北到乞儿吉思，完全屈服于汗的麾下，奠定了蒙古国的基本领域。

如果从1201年与札木合作战时算起，现在已经过了连续作战的七个年头。

（三）

成吉思汗当然不会放过他的两个逃敌。

1208年，蒙古军依靠斡亦剌惕部作先导，穿越阿尔泰山，追过阿来岭（今蒙古国乌兰达巴山口），在额儿的失河源，赶上了脱脱和屈出律。脱脱在作战中，中流矢而死，成吉思汗又消灭了一个顽敌。

屈出律逃往西辽。

脱脱的儿子忽秃等率领残部向西南方逃去，企图窜入畏兀儿地界。

天山以南和州一带的畏兀儿部是840年回鹘汗国衰亡后向西迁徙的一支。宋人史书上称他们做“高昌”或“西州回鹘”。此时处在西辽的控制之下。西辽在这里设有“监国”，实行苛刻的征敛。当忽秃等派遣使者要求收容庇护时，畏兀儿的亦都护（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杀掉忽秃的来使，并进兵拒战。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一面又派使臣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了成吉思汗。

畏兀儿亦都护由此博得了成吉思汗的欢心，便在1209年春杀掉西辽监国，归附于蒙古。成吉思汗以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为自己的第五子，给他以相当诸王子的同等地位，并把自己女儿阿勒秃嫁给他为妻。

畏兀儿的归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从这里往东南，可直接威胁西夏。往西，打开了进军西辽的通路。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从事农业和畜牧的民族，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发展，有着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由于亦都护的归附，成吉思汗并没有像对待其他部落那样，去破坏原有的组织，而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畏兀儿的一些贵族们此后并且被选入汗国任职。所谓“有一材一艺者效于朝”，以至“高昌之人，内侍禁侍，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施，而其人尤多贵且显”。蒙古国不仅最先从畏兀儿人学得了文字，并且是最先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封建文化的影响。在后来的发展中，畏兀儿人在各方面起着显著的作用。

六攻掠金朝

!#

(一)

1207年的秋天，成吉思汗曾再次进兵西夏，但和前次一样，他依然难以得到多少进展，只好又撤兵退回。

1209年畏兀儿归附后，西夏的东西两面都处在蒙古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形势变得空前有利了。

就在这一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大军集中兵力去攻打西夏。

西夏国的皇子率军迎战，败了下来。蒙古兵攻下兀刺海城，捕获了西夏的统兵将领。成吉思汗的军队于是便长驱而下，逼近西夏的都城中兴府（兴庆府改名。今宁夏银川市）。然而，战争的进程并不顺利。中兴府是个坚固的都城，西夏在这里又驻有精锐的护卫军。缺少攻城经验的蒙古兵一时难以取胜。于是，成吉思汗的军队掘通附近的河口，企图借河水淹灌之势来夺得这座名城。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河水冲决了堤防，反而向外溃流，威胁到蒙古的营地。成吉思汗只得撤围退走。

要想再图进取，看来也是相当困难了。成吉思汗的使者来到西夏国王这里，商量和议。西夏答应了蒙古人的条件，把王女察合和骆驼等贡品献纳给蒙古。

在蒙古人看来，这也可以算是掳获了敌人的财物和妇女，聊以自慰了。这次战争便以这种形式上的胜利补偿了进攻中兴府的实际上的失败。

进攻西夏一时难以得逞，成吉思汗便把他的目标转向了金朝。

金朝的统治者是女真贵族。但处在这个王朝黑暗统治下的是广大的汉族农民。他们虽然在近三百多年来相继遭到契丹、女真贵族的压迫，但早已创造了先进的文明。人们的生产方法、社会制度以至文化素养、生活习惯等等，都和蒙古迥然不同。一眼望去，华北平原上村郭林立，市井喧嚣，对于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完全是一个新世界。

蒙古骑兵就要向这里进军了。从现在开始，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将要逐步地去征服这个世界；从现在开始，他们也将要逐步地被这个新世界的先进文明所征服。

（二）

蒙古原来是金朝的属部。成吉思汗曾接受过金朝的封号，并曾以此自豪。蒙古每年向金朝缴纳贡赋，保持着一定的从属关系。但自蒙古国建立以来，这个关系就已开始破裂了。大约就是蒙古建国的那一年，成吉思汗曾亲自来到了金朝的净州城。城在今呼和浩特以北四子王旗，是传统的纳贡地点。金章宗完颜璟派卫王允济到这里来接纳贡献。可是，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大汗显然再也不甘于向金朝使臣卑躬屈节了。史书上说，成吉思汗“见允济，不为礼”。他大概已经以蒙古汗的资格要求和金朝处于平等地位。

但金朝却好像一直不曾承认过他的“成吉思汗”称号。这次贡献于是以决然破裂而结束。

成吉思汗自净州回来后，便已萦回着伐金的念头。但这时草原上残存的敌人还在使他不安，新建的国家还没有巩固，不宜对金朝轻易用武。至于朝贡关系从此就断绝了。

1210年，一个金朝的使臣又来到了蒙古。他向成吉思汗说：

金朝的皇帝已在去年死去。现在新皇帝即位，传下诏旨来，赶快跪拜接旨。蒙古汗断然拒绝了使臣。他一听说新皇帝原来就是那个卫王允济，便咆哮起来，唾骂说：“我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这个庸弱无能的东西也配做皇帝吗？拜他做什么？”金朝的使臣就这样被羞辱了回去。

成吉思汗逐渐得知了金朝内部的一些情况，便加紧赶制弓箭，进行作战的准备。1211年二月，亲自率领全蒙古的大军，开始了为时七年的南侵。

当时的金朝正处在皇皇不可终日的状态里。

女真贵族在1115年建立的这个国家，在它的初期也曾有过不可一世的强盛时代。它向南不断侵逼宋朝，每年从那里得到大量的银、绢等贡品。向北，曾制服过强大的塔塔儿，处死过蒙古的俺巴孩汗。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在这七十年中，原来弱小的蒙古部发展成了强大的国家，原来强大的金朝却日益衰弱下去。

本来以善骑射著名的女真人，在汉地的长期生活中逐渐接受了汉人的封建文明。不少女真贵族转化为封建地主，“尽令汉人佃蒔，取租而已”。贵族们之间充满着争夺权利的斗争，相互倾轧。汉人地主的势力恢复和发展起来，和女真贵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冲突。一些大地主并拥有武装，掌握实际的军事力量。

广大农民处在艰难的困境，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双重压迫。

“场工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到处爆发大小不等的农

民起义，冲击着金朝的黑暗统治。

金朝不得不依靠汉人地主、军阀和被征服的契丹人以及其他民族成员组成的纛（zhǎ）军，作为他的军事支柱。

金朝内部充斥着重重矛盾，日益动摇不稳。

虽然如此，成吉思汗要想征服这个世代统治着蒙古的农业国家，远不像消灭草原部落那么容易。成吉思汗自己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在克鲁伦河畔，调集来所有的军马。只留下两千名骑兵驻守草原，其余的全部出征。

随同成吉思汗出征的有他的四个儿子，拙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和合撒儿、木华黎、者别等著名统帅。

出发之前，成吉思汗率众誓师。他解下腰带挂在颈上，跪下来祈祷说：“长生天啊！金朝的皇帝杀害了我的祖先。要是你允许我复仇，就请给我帮助吧！请命令所有的善恶诸神都来帮助我吧！”汗作了祈祷，人们就会愚昧地相信，在未来的战斗中，长生天会给他们添气力。

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蒙古的军容颇为壮观。每个骑兵都配备上全付弓箭和犀利的环刀，手执防身的盾牌。又各备有多匹从马以便轮换乘骑，马不困弊。随从在大军后面的，是数不尽的羊群，供作军用粮饷。全军按照十进制的编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从克鲁伦河出发，不好往东走。东边虽然离金界较近，但有大兴安岭阻隔。因此只有朝着正南方向行进，直指金朝重兵防守的首都—中都（今北京市，城址在今城西南）。

这是一条长远而艰难的路。中途要经过水草罕见的沙漠和盐渍

地，才来到阴山脚下。阴山是金朝北边的第一道防界。为金朝把守边界的汪古部早在蒙古和乃蛮作战时就已投附了。蒙古军到来时，汪古部长阿剌忽失这位金朝的守边者成了蒙古的引路人。

蒙古大军依靠他的导引，顺利地穿过了阴山。

阴山一过，景色便大不相同了。四望平旷，了无险阻，蒙古骑兵正好饮马黄河，长驱南下。

但要从这里到达中都，还要突破两道防线。金朝设在阴山以南的第二道防线是在西京路。西京（今山西大同）是精兵守卫的重城。西京外又修筑有乌沙堡，拦住进攻抚州（属西京路，州治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境）的去路。如果突破这条防线，便可向东往宣德（河北省宣化一带），南达中都以北的城堡。打破这第三道防线，冲进居庸关，中都便近在眼前了。

成吉思汗的大军就是这样前进的。

他越过阴山后，便命者别率先锋军向乌沙堡进攻。

金朝驻守在乌沙堡的是宗室完颜承裕（本名胡沙）和独吉思忠（本名千家奴）率领的精兵。但这两位将军都不曾料到蒙古大兵如此迅速地到来，而没有着意戒备。者别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一举攻下了乌沙堡，占领乌月营。承裕和思忠匆匆率军向东北方逃去。金朝西京路的防线一下子被突破了。

面对这个新形势，成吉思汗把他的大军分成两路。一路交给三个儿子拙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向西方和西南攻掠。另一路由他自己和末子拖雷率领，往东北方去追击逃敌。

向西的一路分军攻下了云内（今呼和浩特市西南）、东胜（今

鄂尔多斯市东胜）、武州（山西神池以北地区）和朔州（山西朔县一带）等地。西京城于是从西面和西南被蒙古兵包围。

金朝的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在强敌压境的关头，和蒙古兵稍一交锋，便弃城逃走了。他不敢向东北走，因为那边有成吉思汗的大军，就向东南逃。沿途勒索，路过蔚县时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又掳夺了大批衣币财物和马匹。出紫荆关，道经涑水，擅杀了涑水县令。一路为非作歹，恬不知耻地逃归中都。

完颜承裕和独吉思忠的军兵，败逃到宣平县（今河北万全县）。

这是金人向北边用兵时常驻的要地，有险可守。当地土豪愿以土兵作前锋，抗击蒙古。承裕却惧不敢用，只是到处探听哪里有小路可以南逃。人们回答说：“曲折的小路，我们都知道。只是你不知因地力战，而只想着逃跑，注定是要失败了。”果然，成吉思汗的大兵随即赶到这里。在宣平附近的涑河堡展开决定性大战，金兵溃败不支，防守西京路的主力全被消灭，承裕狼狈逃去。

成吉思汗乘胜南进，直指居庸关口。

居庸关是金朝守卫中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关北百余里满布铁蒺藜。蒙古骑兵到此，难以前进。成吉思汗的一名亲信将领札八儿火者曾经入使金朝。他告诉成吉思汗说：“从这里往北走，黑林丛中有一条小路，只可容一人骑行。我曾走过这条路，一个夜晚便可过关。”成吉思汗命他作前导，大军在日暮时进入山谷，循小路夜行。第二天黎明，便已来到平地，逼近南口。

守关的金兵满以为蒙古兵无法越过他们的防守地带，自天而降的军马声把他们惊醒了。金兵仓促应战，流血遍野，守将弃关而逃。成吉思汗顺利地攻进了居庸关。

成吉思汗没有再向前进，而在南口的龙虎台驻下了。他命令者别的前锋军去攻打中都。

居庸关失陷后，中都城里就已震动起来。金朝下令戒严，不准男子出城。朝廷上议论着对策。有人主张逃跑。但这已是根本不可能的。占上风的是相反的意见：“事已至此，唯有死守。”中都是有死守的条件的。这里驻有重兵，又有坚固的城垒。中都在辽城基础上，周围修建了各有三里的四座外城。“每城之内，为厰仓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各城都建有楼橹城堞，悉如边城。只要金朝坚决死守，蒙古骑兵要打进城来，是非常困难的。

金人在四城各分兵两万把守。针对着蒙古骑兵的弱点，金兵在日暮半黑的时候，从一个城门把蒙古兵诱进外城巷战，使其难以驰骋。街上遍设拒马障碍，又烧掉两旁民房，街窄屋倒，蒙军死伤甚众，只好退走。蒙古兵再来攻城时，四城的金兵自城上射击，蒙古兵完全陷于劣势了。

金朝各地的援军此时也已陆续向中都结集。

者别的大军一时难以攻下中都，便暂且撤围退走。

成吉思汗攻金的第一年就这样紧张地过去。

（三）

中都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又转危为安了。内城和外四城的城门大开，欢迎来自各地的援军。

金朝的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留守徒单镒派来两万精兵增援中都，因而得到金帝允济的赏识，调来京城征拜为右丞相。徒单镒向允济建议，趁着蒙古退兵的时机赶快地把昌（今内蒙古太仆寺

旗)、桓(内蒙古多伦一带)、抚等州的军民内迁到中都。这几州素称富庶,人皆勇健,迁来可增强兵力,又可避免蒙古的掳掠,“人畜财货,不至亡失”。他又建言派大臣去镇守东京(辽宁辽阳),因为辽东是金朝的根本,万一被蒙古兵攻下,关系甚大。

这是有眼光的积极的主张。

然而,金朝的皇帝允济却认为是“自蹙境土”“动摇人心”,一概拒绝。

1212年秋天,正像徒单镒所预料的那样,成吉思汗果然向这些地区进兵了。

成吉思汗一举攻下了昌、桓、抚诸州。金朝派大兵往救,遭到惨败。蒙古兵乘胜西行,再度攻打西京府城。

自从去年纥石烈执中弃城走后,蒙古兵并没有在城中驻守。

金朝再派抹撚尽忠为西京留守,重又统兵占驻了这座名城。成吉思汗大军向西京进攻的路上,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遇于墨谷口,被蒙古军打得大败,全军尽歿。奥屯襄仅以身免。但是,抹撚尽忠终于还是把西京守住了。蒙古军攻城不能下,成吉思汗自己也中了流矢,撤围而去,退回阴山附近驻营。

成吉思汗虽然没有能攻下西京,但不久就传来了东京被攻破的消息。成吉思汗派遣另一支大军由者别率领去攻打东京。者别起初攻城不下,便效法成吉思汗的战术,先领兵退去。当敌人以为围解,放松了警惕时,者别就又在半途中疾速返回,乘其无备,获得大胜。东京城就这样被蒙古兵攻了下来。

金朝先失昌、桓、抚,继失东京,损失更加严重了。

（四）

两年来对金作战中，成吉思汗获得了不少的胜利，但也暴露出他的严重的弱点。他基本上仍是沿用征服游牧部落的老办法，满足于杀劫掳掠，攻下一地便大掠而去，而不派重兵去占驻重要的城池。这样，当蒙古兵去后，一些重城就又被金人收复，迫使他不得不再去攻打。西京城的情形是这样，中都西北宣德府、德兴府（河北涿鹿）等地的情形也是这样。

1213年，成吉思汗在阴山脚下驻营，会集东西两路大兵整顿军马，等到秋高马壮，便统率全军再次出发。

成吉思汗仍循旧路进军，先后攻下宣德府、德兴府，进军至怀来。金左丞相完颜纲和元帅术虎高琪统兵十万来战，大败而去。成吉思汗乘胜追至北口，金兵集于居庸关拒守。

蒙古军并没有集中力量破居庸攻打中都。成吉思汗这次改变了计划，在居庸关留下了一支军队，而自己统率各路大军向中都以南地区进发。成吉思汗南行出紫荆关，大败金师，攻下了涿州（今河北涿县）和易州（河北易县）。随即把大军分成三路。右军由拙赤、察合台、窝阔台统领，循太行山东麓南下，破保州、安、肃、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等州，抵黄河北岸，再绕太行山西麓北行，经泽、潞、沁、平阳、太原、北抵代州而返。左军由汗弟合撒儿等统领，取蓟州，遵海而东，破平、滦、辽西等郡返回。中军由成吉思汗和拖雷统领，连破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直抵海滨。另由木华黎统别军攻下密州（今山东诸城），屠城后北返。

1213年秋到1214年春，蒙古三军几乎踏遍了金朝黄河以北华北

平原的全部领土，只余中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东平、徐州、海州等十一城未下。然而，成吉思汗并不曾占领这广大地区，也并不是要从南方去夹击中都，仍只是为了掠夺。

“所过无不残灭”，“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蒙古兵掳掠了大批财货后，成吉思汗就把三路军马调集到中都城北。

前此派在居庸关的蒙古军也早已破关而入，围困中都北郊了。

当蒙古兵南下掳掠的时刻，中都城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变。

1213年八月，金朝皇帝卫王允济被害而死。发动这个政变的领袖就是原来弃西京逃走的纥石烈执中。他逃回中都后，允济对他的一切罪过均释而不问。不顾朝野言论的斥责，又再度起用他为副元帅，屯兵中都城北。执中纠集党羽，在八月二十五日黎明，诈称蒙古兵至，攻入都城，诱杀左丞相完颜纲，继而谋害允济，迎立亲王完颜珣（金宣宗）为帝。不久之后，元帅术虎高琪又杀死了执中。女真贵族的相互倾轧，把垂危的金朝弄得更加虚弱了。加以河北诸郡多已残破，金朝王室已经走到难以支撑的地步。

但成吉思汗还并不想立即消灭金朝。他拒绝了将士们乘胜攻取中都的建议。因为金朝如在此时消灭，他将难以直接统治这个广阔的农业地区，而必将长久陷入人民反抗的大海里。最好的办法是在大事掳掠之后，金朝新皇帝驯服在他的脚下，向蒙古献纳贡品。他派遣使臣去向金朝皇帝述说了这个意旨。

金朝本来已准备投降。完颜珣完全接受了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男女各五百，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和大批金银珠玉，并把前皇帝卫王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1214年三月，和议告成。金朝派丞相完颜承晖（福兴）伴送成吉思汗退出了居庸。

蒙古兵在各地掳来的大批少壮，尽驱而去。

由于中都以北诸州均已攻下，成吉思汗便径直北上，去到鱼儿泺（今内蒙赤峰市达里诺尔）金朝皇帝的行宫避暑。此次北去后，成吉思汗只是在桓州界内驻营。在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来过桓州以南的地界了。

七金室南迁和汗的北返

!#

(一)

蒙古兵退后，金朝官民都在谈论着下一步的对策。

明显地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继续留在中都，坚持拒守。另一派主张放弃中都，投降之后继之以逃跑。

坚持反抗的主张，反映着广大人民的意愿。

在女真军不断溃败逃跑的同时，北方各地的民众武装就已相继集结起来，反抗蒙古的攻掠。中都被困时，监察御史李英曾建言朝廷，把居庸以里的民众武装领导起来，再收编宣德、德兴的民众抗击，还有可能收复居庸。他曾和壮士李雄等四百九十人乘夜出中都，沿西山前进。李雄下山招募自愿抗敌的军马，旬日之间便得万余人，时时给蒙古军以打击。李英被召还朝廷后，李雄领导的人民武装仍在四处活动。成吉思汗退走居庸时，他已聚兵数万，准备中途邀击。但金朝皇帝命完颜承晖传达他的诏令：

“南北讲和，不许擅出兵。”李雄等只好眼看着蒙古兵掳获大量财物扬长而去。

迁都逃跑，使财货免受损失，这是一小撮腐朽大贵族的意见。“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亟言利害。但这一切都被金朝皇帝拒绝。

朝廷上所议论的，只是迁到哪里比较安全。

有人主张迁往河中。那里背负关陕，士马尚盛，北边郡县人民可以武装起来聚集在山寨里，如果蒙古兵来便可出而攻劫。也有人主张迁往洛阳，因为有险固可守。但这两派意见都未被采纳，因为两地都没有宫室可居，“非所以为帝王之宅”。被采纳的意见是迁往开封。理由是开封北有黄河阻隔，而且宫室完好，皇室贵族们还可在这里坐享荣华。

1214年五月，完颜珣率领宗室百官，以三千匹骆驼满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向汴京开封进发了。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和左丞相抹撚尽忠留在中都驻守。

（二）

金朝皇帝先投降后逃跑的错误行动，极大地动摇了人心。

首先是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纷纷叛变。

成吉思汗在对金朝作战的几年里，曾陆续收降了一些契丹将领。1212年攻打昌、桓、抚诸州时，曾收降了金朝的来使契丹人石抹明安。金朝王室刚一迁离中都，驻在良乡以契丹人为主要成分的乱军就首先叛变了。他们杀掉金朝的主帅，派遣使者去到成吉思汗那里投降。

成吉思汗由此得到金人迁都的消息，便撕毁了和约，命石抹明安再度领兵进关，统率投降的乱军攻取中都。

蒙古攻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是利用金朝投降的乱军和汉军反过来攻打金朝。

与此相适应，作战政策也有了一些新变化。几年来的事实说明，攻打游牧部落的老办法并不能巩固土地的占有，单靠屠杀掳掠

也征服不了不屈的人民。除手工业工匠外，把汉人农民俘虏了去，对蒙古贵族的游牧生产并没有多少用处，反而成为大军的赘累。成吉思汗在驱使大批俘虏退出居庸后不久便已逐渐发现了这个真理，以至不得不又把一些俘虏来的汉人杀掉。针对着这些事实的经验，石抹明安向成吉思汗建议说：“那些人本来应当杀死，如果让他们继续生存，那么，一些尚未降附的人们就会闻风来降。”这个建议随即得到成吉思汗的采纳。

石抹明安按照他自己的新方针，从1214年秋天起，先后征服了景、蓟、檀、顺诸州。第二年春天，金朝驻守通州的将领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便以通州来降。明安命他仍任原职，服从自己的指挥。为着截断中都和开封的联系，明安从南面围攻中都，驻营在城南建春宫。

逃到开封的金朝，先后自东平、大名、真定调派援兵来救援中都，都被明安截住击退。

中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势在必破了。

驻守中都的完颜承晖准备和抹撚尽忠一起，死守殉国。但尽忠却准备丢掉中都往开封逃跑。承晖见大势已去，对他的左右说：“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便把所有的财物散给家中奴仆，饮药而死。

1215年五月二日，石抹明安的大军，不战而进入了中都。

明安没有屠城，而告谕百姓各自安业。随即遣使把胜利的战果呈报给成吉思汗。

这时，成吉思汗正在桓州的凉陉（今独石口外）避暑。他接到报告后，即命失吉忽秃忽等三人赶往中都去收取财宝。他们到中

都，焚毁金朝的宫室，把库藏的大量财物席卷而去，奉献给了成吉思汗。

和石抹明安围攻中都约略同时，成吉思汗还曾派木华黎去攻打辽东。木华黎军中有投降过来的契丹人石抹也先作副将，他首先用计诈取了东京，然后便回转来攻打金朝的北京（今辽宁凌源西）。北京攻下后，木华黎接纳也先的建议，停止屠掠，任命降将寅答虎作留守。另派遣蒙古将领吾也而在这里统兵坐镇。北京路兴中府（辽宁朝阳）的汉人地主石天应杀女真官员举城来降，命石天应为兴中府尹。北京路各地相继降附。

木华黎攻打辽东的军中，还有一名立了功的汉人将领史天倪。史家原是大兴著名的大地主，拥有强大的地主武装。1213年，全家在涿州投降了木华黎。北京破后，以他为右副都元帅，统率汉军去南征各地。史天倪随即攻下了平州。

由于木华黎开始改变了以掳掠为目的的作战方针，陆续收降许多契丹人和汉人将领，在蒙古诸军中，他最为成功地攻占了众多的城邑，攻金战争得到较顺利的进展。

（三）

成吉思汗自己，显然是不愿意再陷在这个农业地区的大海里了。中都破后，他便载运财货北行。1216年的春天，回到了离开六年的克鲁伦河草原。

回草原后，他又曾派出一支军队向金朝的新都开封一试。由于开封北阻黄河，蒙古骑兵难以渡越，便自河套处过河，入陕西攻打潼关，再转而东向，进攻开封。金朝调来山东民众武装，击退了蒙古的军队。

1217年，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上召回木华黎，对以后的战事作了新的部署。

他已决心不再南下了。对木华黎说：太行山以北，我自己经略；太行以南的事，由你去勉力料理吧！成吉思汗并且按照汉人的习称，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以金印，又赐他一面作为成吉思汗象征的白色大纛旗。成吉思汗告谕诸将说：木华黎建此旗发号令，就和我亲自发令一样。木华黎此后便成为对金作战的全权统帅和代行汗事的汉地之王。

成吉思汗交给木华黎统带的蒙古兵，只有翁吉刺等六部分出的一万三千人和阴山汪古部一万人。授权他统率南征的兵力，主要是降附的纛汉诸军。

纛军大部分是河北和辽东一带的契丹兵，他们之中有一些仍由契丹将军统领。

汉军中的主力，原有史天倪一家和早在1212年投降蒙古的刘柏林、刘黑马父子。此后，木华黎又相继收降了满城的金朝元帅汉人军阀张柔和东平有势力的汉人土豪严实。在以后的年代里，史、刘、张、严四家便成为攻打金朝的核心力量。

在这样的形势下，木华黎不得不接纳史天倪等人的建言，正式下令军中：“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原来蒙古兵掳掠奴隶和财物的战争于是进一步转化为攻城夺地之战了。

而这样，被攻下的城邑，至多只是更换一下官员和统帅，原来的生产方法和社会制度依然延续了下来。

八灭西辽和西夏

!#

(一)

成吉思汗既然把太行山以南，即金朝统治的广大农业区交付给木华黎去征服，他自己便在太行以北即蒙古草原上继续展开活动了。

成吉思汗之所以采取了这样重大的措施，一方面，是由于对于这个陌生的业区已然厌倦，对于人民的不断反抗，城邑的得而复失，已然知道难以制服；另一方面，也由于草原上逃走了的残敌一蔑儿乞部脱脱的儿子忽秃和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又都在西方活动起来，迫使他不得不赶快去对付。

在蒙古军大举南下的年代，忽秃等乘机逐渐结集了蔑儿乞的残部，在乃蛮旧地以西一带图谋再起。

1217年，成吉思汗派速不台率领一支蒙古军从土拉河出发去剿灭忽秃。他命令速不台说：“忽秃要是生了翅膀飞上天去，你变成雄鹰也要把他捉来。他要是变成土拨鼠钻进地里去，你变成铁锹也要把他掘出来。敌人要是变成游鱼跑进大海里，你变成渔网也要把他捞上来。你翻越高山，横渡大河，去歼灭仇敌蔑儿乞吧！”

成吉思汗并授命速不台，捉到忽秃后，不需解回，就地斩首。

为着使辎重得以通过险峻的山岭，速不台在车轮上满钉了铁钉。越过重山，一直来到吹河，终于遇到了脱脱的后裔。接战之后，速不台获得大胜，杀忽秃，尽灭蔑儿乞而还。

成吉思汗的另一残敌屈出律，此时已占有西辽，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

由辽朝皇室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自1131年定都建号以来，到成吉思汗建国时，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它的领域，东南统辖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叶尔羌（新疆莎车）、和阗，西南则控制花刺子模和撒麻尔干。耶律大石死后，后代继承执政。

1178年传到第五代统治者，耶律大石的孙子直鲁古。1208年，屈出律逃到西辽，直鲁古收降了这个流亡者，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屈出律有了安身之所，并已取得直鲁古的信任，便凭借西辽的力量又到处寻找乃蛮部失散了的残余部众，纠集到自己的周围。

这时，花刺子模算端（王）正在强大起来，控制了撒麻尔干的王，进而和屈出律这个流亡分子勾结在一起，阴谋推翻直鲁古在西辽的统治。约定事成后，西辽西部地区归花刺子模，东部地区归屈出律。

屈出律和花刺子模同时自东西两方向西辽进攻，在1211年推翻了直鲁古政权。花刺子模算端兼并了撒麻尔干，并把都城迁到这里。屈出律则篡夺了西辽的汗位，在今新疆西部地区建立起他的统治。

当成吉思汗击溃蔑儿乞残敌时，屈出律已夺得汗位六年之久了。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强敌再起的威胁。而这时，屈出律的统治也正在动摇不稳。乃蛮部本来是景教流行的部落，屈出律灭西辽后又改奉佛教。然而，喀什噶尔、和阗等地的畏兀儿族居民却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屈出律夺得汗位统治这些地区后，强迫他们改变原来的宗教信仰。他采用暴力手段，对伊斯兰教民横加迫害，强逼他

们改奉佛教或景教。屈出律当然并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反而日益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1218年，成吉思汗派者别统军二万进讨屈出律。者别攻下喀什噶尔后，宣布准许居民保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而得到广泛的拥护。当地居民纷纷起来击杀屈出律的军队。屈出律向西逃去，蒙古军迅速追到了这个敌人，当即捉住处死。

障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两个最后的敌人，蔑儿乞部和乃蛮部的残余，完全消灭了。

蒙古兵向西追击蔑儿乞残部时，就曾和花刺子模有过局部的冲突。成吉思汗消灭屈出律后，便向他的支持者花刺子模进军了。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出发，1220年攻破花刺子模的大城不花刺，次年又攻下了它的新都撒麻尔干。花刺子模新立的算端札阑丁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逃去。成吉思汗在1221年追到这里，札阑丁跳入河中，溺水而逃。

1222年，成吉思汗留下长子拙赤和者别统率别部在西方追讨余众。他和窝阔台等便率领蒙古兵的主力开始循原路回师。

（二）

正在成吉思汗准备收兵返回蒙古的时候，从遥远的山东莱州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高龄道士，全真道的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

全真道创始于金朝初年。创始人是陕西咸阳一个“以财雄乡里”的汉人大地主王重阳。他自咸阳来到山东宁海（今牟平）、莱州一带，收集丘处机等八个弟子，结成核心，陆续招募道众，组成一个新兴的教派。这是和中国传统的道教完全不同的新组织。他们不讲方术，只是隐遁山林，过着和世俗差不多的清闲生活。这实际

上是一群不肯和女真族合作的汉人地主、儒生，披上宗教的外衣，借以在金朝统治下进行消极的反抗，积极的自保。王重阳和他的几个弟子死后，丘处机便成为全真道的首领。蒙古兵南下攻掠金朝的年代，全真道又有了新发展。

由于蒙古禁止对宗教徒杀害和掳掠，北方众多的汉人地主官员“去为黄冠”，投入全真道，借以保全他们的家室财产。所以，此时的丘处机不仅是宗教的领袖，也是一些不仕金朝的汉人地主儒生的一个代表。

他是应成吉思汗的隆重邀约而远道西来的。

成吉思汗在统兵西行之前，已接近六十高龄，忧虑着岁月无多了。他在出发前曾召集蒙古贵族安排了身后的国事。如果他一旦死去，指定由第三子窝阔台承继汗位。成吉思汗一面准备着死的到来，一面又很想找到办法得以长寿或不死。他听到丘处机的大名和许多传说，就在1219年，派遣一个工匠出身的汉人官员刘仲禄拿着他的诏书去莱州，邀请丘处机来讲授长生不老之术。

当然，成吉思汗不仅是想从他那里得到长生的药方，也还想得到怎样征服和统治汉地的药方。

丘处机在1220年自莱州经燕京（金中都）到达宣德。次年春二月，由刘仲禄陪同，自宣德启程，经由鱼儿泺北上，直抵克鲁伦河畔蒙古驻军的营帐。然后再折向西行。

这一带，正是当年蒙古各部无止境地相互杀掠的战场。如今成吉思汗已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蒙古牧民在这里往来放牧，草原上已是一派升平景象了。这里的一切，对于生长莱州的老道士显得异常新鲜。他看到无际的山川、成群的牛马是那么可爱，人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又和中原文化那么不同。禁不得哼了一首诗：

极目山川无尽头，
风烟不断水长流。
如何造物开天地，
到此令人放马牛？
饮血茹毛同上古，
峨冠结发异中州。
圣贤不得垂文化，
历代纵横只自由。

再往西行，路过成吉思汗后妃的营帐，现在留驻这里的是金朝和西夏所献纳的两位公主。他们把奶酪等食品送给道士。道士也在这里开始看到黍米和面粉。这是天山一带归附后，西域商人们从那里远道运来的。所以仍是昂贵的珍品。

这年秋天，丘处机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的镇海城。城里有大批掳来的汉人工匠。城的四郊有了农业经营。这些离乡已久的汉族人民见到来自故乡的道士，纷纷上前来欢呼。道士已在旅途走了半年，现在才又开始见到些家乡风味。但他不得在此久住，镇守此城的将军镇海亲自陪送他登程，继续西进。

丘处机越过阿尔泰山，到达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护堡子）便又是一番景象了。畏兀儿的王官、士庶、僧道出城远迎，贵族们向道士献上了特产的葡萄酒。丘处机在这里也看到了不少的汉人。

经由西辽东部旧地，进入花刺子模，需要跋涉许多山川。丘处机克服了一路的艰险，终于在1221年的冬天，来到撒麻尔干城下。

1222年春三月，成吉思汗在阿母河畔的营帐第一次接见了丘处机。这年十月再次召见，正式论道三日。在论道时，成吉思汗命令左右一切人员都暂时离开，只留下护送道士的镇海、刘仲禄陪侍于外，命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译。丘处机并没有拿出什么长生不死的药方。他初次见到成吉思汗时就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灵药，只有养生的方法。可是，他和成吉思汗的几次秘密谈话中，却屡屡讲述了汉人的封建政治学。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依据他对金朝作战的经验教训，对这些新鲜道理，似乎有所体会。

他命令耶律阿海用汉字把丘处机的谈话记录下来。又命镇海用蒙古畏兀儿字记下，说要把这些道理传给他的子孙。

1223年，成吉思汗自忽章河回师，丘处机随军东行，一路上又陆续讲述了他的封建政治观点。但这位高年的道士显然是很不习惯随同蒙古骑兵行路，便要求先自回去。他拒绝了成吉思汗的一切赏赐，只接受了一张保护道众、免征差发的诏书。他拿着这张诏书回到燕京，便留在这里，主持道观。

（三）

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到额儿的失河畔驻夏。次年春天，便回到了土拉河黑林的旧营。

在成吉思汗离开蒙古草原的七年中，金朝统治地区的情况又有了一些新变化。

蒙古军继续取得一些胜利，但也有一些地区重又被金朝攻占，

有些投降的将领重又叛归金朝。最使成吉思汗伤恸的是，当他自忽章河回师的路上，木华黎已在闻喜（今山西闻喜）病死了。

木华黎的儿子孛鲁现在继续领兵同西夏作战。

成吉思汗回到草原后，没有再去远征金朝，而立即把他的兵锋指向了西夏。

西夏是成吉思汗最为烦恼的一个劲敌。早在蒙古汗国建立之前，他就企图征服西夏而遭到失败。以后几次征伐也都未能得逞。1218年，成吉思汗讨伐屈出律之前，曾要求西夏协同进讨但遭到拒绝。他因此再去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但由于急于西进，又只得暂且撤围而走。成吉思汗宣称：若长生天佑护，回回（指花刺子模）处回来时，再来征他！

成吉思汗是要实践他的诺言的。1225年春夏在土拉河旧营，休整士马。秋高马肥时，便留下察合台在草原驻守，亲自统率大军向西夏进发了。随同他前去的，有窝阔台和拖雷。

半路上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成吉思汗在途中射猎，从马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将士们都建议就此回师。但成吉思汗却认为这样会让敌人说他胆怯，他只同意暂且停军不进，派使者到西夏去招降。

西夏国王严词拒绝了蒙古的来使。他回答说：如果你们蒙古人好战，就请到这里来吧！我们都已准备好了，请来会战吧！

成吉思汗伤势沉重，全身发热。当使者回来报告后，他激动得咆哮起来，“他竟敢说这样的大话吗？我们死也不能回去！”

他于是决定带病出战。

西方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成吉思汗的长子拙赤在花刺子模以北的钦察草原上病死了。他得到这个消息大为悲痛。这显然又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

1226年春，蒙古兵进入西夏国境。老病的成吉思汗已经感到他不会久于人间了。惟一使他担心的，是死后子孙们会彼此不和。他把窝阔台、拖雷等叫到身边，嘱咐说：“我大概快要寿终了。我为你们创下了汗国基业，没有别的遗命，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才能长久。我死后，你们要奉窝阔台为主。”他又告诉人们说：“要教育子孙们，不要忘本！不要让他们光知道鲜衣美食，乘骏马，恋女色，忘记了我们创业的艰辛！”

成吉思汗有了将死的预感，但他仍然要以仅有的岁月去和生平未能征服的劲敌作一次最后的搏斗。1226年秋天，他命令蒙古军攻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十一月进攻灵州城（今宁夏灵武）。

这时河水结冻，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履冰渡河，大败西夏的援军，进逼中兴府。1227年春天，成吉思汗留下二支军队围攻中兴府，他自己统率大军连续攻下了临洮、洮河（今甘肃临潭）和西宁。

到了夏六月，西夏王李便被迫请降了。但他要求成吉思汗宽限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献城。

这时，成吉思汗驻军在清水县的一条小河秦川附近。一年多来带病作战，勉力支撑，病势更加严重了。他没有来得及亲自看到西夏国王的来降，便在1227年七月十二日结束了他的戎马一生。

成吉思汗念念不忘的，是没有能够征服金朝。在他临终前不久，曾有金朝的使臣来到他的营帐。他叫人们转告使臣说，他已经决定，今后蒙古军在战争之后，对攻下城邑的居民不许屠掠。

这实际上是进一步重申他所赞同的木华黎的主张。他并且叫人们把这个意旨写成诏书，布告中外。这显然是为了促使金朝的官员和地主们更快地降服。

成吉思汗死前细心地嘱咐人们，暂时秘不发丧，以免准备投降的西夏，又因为他的死而发生新的变故。

人们依照他的遗嘱，在他死后三天西夏来降后，才把他的遗体送回了蒙古草原。

九成吉思汗生平简表

!#

1162年壬午（金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

帖木真生于斡难河畔之迭里温孛勒答黑地面。父也速该，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时为乞颜、泰赤乌等部联合集团之酋长。母诃额仑，系出蒙古翁吉剌部斡勒忽讷兀惕。

1164年甲申（金大定四年，宋隆兴二年）

三岁。弟合撒儿生。

1166年丙戌（金大定六年，宋乾道二年）

五岁。三弟合赤温额勒赤生。

1168年戊子（金大定八年，宋乾道四年）

七岁。末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生。

1170年庚寅（金大定十年，宋乾道七年）

九岁。随父也速该往翁吉剌部求婚。德薛禅以女孛儿帖许之。也速该归途为塔塔儿部所害。

泰赤乌部塔忽台弃诃额仑母子，统率也速该部众而去。是岁，蒙古札剌儿部人木华黎（1170—1223年）生。

1171年辛卯—1181年辛丑（金大定十一年至二十一年，宋乾道八年至淳熙八年）

十岁至二十岁。诃额仑于斡难河畔抚育孤儿。

帖木真稍长，泰赤乌部来袭，被擒。得锁儿罕失刺父子之救，逃归。

追寻失马，途遇博尔术，收为伴当。

1182年壬寅—1183年癸卯（？）

二十一岁至二十二岁。往翁吉剌部娶孛儿帖夫人完婚。以孛儿帖之献翁姑礼献于也速该之安答克烈部长脱斡邻，事以父礼。

蔑儿乞部来袭，劫孛儿帖而去。

是岁，博尔术来归。

1184年甲辰（？）

二十三岁。求援于克烈部长脱斡邻，邀蒙古札只剌部长札木合出兵，合击蔑儿乞部，大胜。救回孛儿帖。帖木真与札木合结为安答，留居札木合部。

是岁，长子拙赤生（1184？—1225年）。

1185年乙巳（？）

二十四岁。居札木合部，得与也速该旧部相聚。次子察合台（1185？—1241）生。

1186年丙午（？）

二十五岁。春四月，背离札木合，乘夜率旧部而去。札木合部众多从之。会于不儿罕山前之桑沽儿河畔。族叔阿勒壇、族兄忽察

儿、嫡叔答里台等倡议，举帖木真为部众之长，加以汗号。

始设宿卫诸职。是岁，三子窝阔台生（1186—1241年）。

1189年己酉（？）

二十八岁。札木合纠集泰赤乌等十三部，以众三万来战。帖木真以所部为十三翼，接战于斡难河附近之答阑巴勒渚惕之野，败退至斡难河。

蒙古兀鲁兀部主儿扯歹、忙忽部忽亦勒答儿等背札木合，率部来归。

1192年壬子

三十一岁。末子拖雷生（1192—1232）。

1195年乙卯

三十四岁。金夹谷清臣北伐，塔塔儿部叛金。

1196年丙辰

三十五岁。金丞相完颜襄率大军北讨塔塔儿部，大胜，部长降服。蔑古真薛兀勒图率残部西逃至乌尔扎河。帖木真邀克烈部脱斡邻协同迎击。袭杀蔑古真薛兀勒图，尽灭塔塔儿残部于乌尔扎河上。金完颜襄封脱斡邻为王，授帖木真“札兀惕忽里”。蒙古主儿乞部博尔忽来归，诃额仑收为养子。

是岁，末子拖雷五岁。塔塔儿部残敌谋害拖雷，以博尔忽妻之救，得免。

乃蛮部乘王罕东征，挟其弟额儿客合刺进据克烈部牧地。王罕

不得归，奔西辽。

1198年戊午

三十七岁。王罕自西辽经畏兀儿、西夏地返克烈部。帖木真遣师应援，自克鲁伦河亲迎，馈赠王罕甚厚。

金丞相完颜襄自临潢出师北伐，至贝尔湖，降翁吉剌部。进军至伊敏河，败蒙古哈答斤、撒只兀诸部。金人既定北陲，筑边堡于此。

1199年己未

三十八岁。秋，帖木真偕王罕往征蔑儿乞部，俘获甚众，尽以予王罕。

1201年辛酉

四十岁。塔塔儿、合答斤、撒只兀、翁吉剌、泰赤乌、蔑儿乞、乃蛮等部于额尔古纳河与根河会合处集议，举札木合为统帅，号古儿汗，联军进攻帖木真及王罕。帖木真、王罕合师沿克鲁伦河迎击，遇战于阔亦田之野。联军大溃。札木合败降王罕。

帖木真追剿泰赤乌部于斡难河，尽灭其部而还。

锁儿罕失剌偕子沉白、赤老温自泰赤乌部来归。者别依锁儿罕失剌来附。

1202年壬戌

四十一岁。秋，征塔塔儿四部，大胜，俘其民而归，尽诛降卒。纳塔塔儿人也遂、也速干姐妹为妃。

阿勒壇、忽察兒、答里台擅違軍令，私相劫掠。帖木真奪其所獲。遂怨叛，往依王罕。

王罕追擊蔑兒乞部，部長脫脫敗走。獲其子忽禿、赤刺溫而還。

帖木真、王罕遂合師進討乃蠻。王罕因札木合之譖，中途背約而走。既而為乃蠻所襲，遣使求援。帖木真遣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木華黎四將救之。

王罕、帖木真于土拉河黑林重申父子之盟。

忽禿等乘間率部走色楞格河，返蔑兒乞部。

1203年癸亥

四十二歲。春，王罕子桑昆、札木合、阿勒壇等擁王罕，大舉來襲。帖木真倉促應戰，敗潰，失牙帳所在。與十九騎沿哈拉哈河北奔。至巴剌渚納湖，飲河水誓眾。既而殘部稍集，得二千六百騎。招降翁吉剌部。遣使赴王罕所請和。王罕許之，刺指血為誓。

札木合、阿勒壇等謀害王罕，不果。挾眾奔乃蠻。

秋，帖木真整軍至土拉河掩襲王罕，盡擄克烈部眾，分置諸軍。王罕奔乃蠻，為哨者所害，獻其首于太陽汗。子桑昆西遁，至哈刺赤部遇害。

1204年甲子

四十三歲。春。乃蠻部太陽汗結集札木合、阿勒壇等，率大軍來戰。帖木真自克魯倫河率師迎戰于鄂爾渾河畔，大勝。

太阳汗败死。子屈出律逃奔叔父不亦鲁黑汗。部众尽降。阿勒壇等被俘，札木合遁走。掳乃蛮太阳汗傅塔塔统阿，命以畏兀儿字书蒙语，教诸贵族。

秋，率师北征蔑儿乞部。

驻冬于阿尔泰山。

1205年乙丑

四十四岁。春，帖木真北进至额儿的失河，大败蔑儿乞部。

部长脱脱败奔乃蛮不亦鲁黑汗。尽俘其众，分置诸军。脱脱子忽秃等乘间西遁。

札木合为部众所擒来献。赐以不出血而死。

进攻西夏边城，掠获人畜而还。

1206年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

四十五岁。帖木真返斡难河源建国。蒙古贵族集会，建九脚白旗，共举帖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授命博尔术为右翼万户，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豁儿赤为镇守额儿的失河森林地带万户。授命千户九十五人。

建怯薛军，分掌军政诸务，位在千户上。设“札鲁忽赤”（大法官），命失吉忽秃忽为之。始颁“札撒”。

者别率劲兵西进，擒杀乃蛮不亦鲁黑汗。蔑儿乞部长脱脱父子、乃蛮太阳汗子屈出律沿额儿的失河逃去。

汗亲赴金净州纳贡，见金使卫王允济，不为礼。始有攻金之

议。

1207年丁卯

四十六岁。命长子术赤北征。降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忽诸部。乞里吉思部长也迪亦纳勒来降。

灭秃马惕部，博尔忽死之。

秋，汗再攻西夏，破兀剌海城。

1208年戊辰

四十七岁。春，自西夏还师，在克鲁伦河旧居驻夏。

秋，大军再沿额儿的失河北上，进讨乃蛮及蔑儿乞残部。

屈出律逃奔西辽。西辽主直鲁古收纳之。脱脱中流矢死，子忽秃等谋奔畏兀儿，为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所拒。遂西奔吹河。

别师至巴勒喀什湖畔，合儿鲁部降。

十一月，金章宗璟卒。是岁拖雷子蒙哥生。（宪宗，1208—1259年）

1209年己巳

四十八岁。畏兀儿亦都护杀西辽监国，使来降，并献方物。

汗再攻西夏，进围中兴府，不下。西夏王纳女请和。（《史集》在马年）遂退师。

是岁，金卫王允济嗣位。

1210年庚午

四十九岁。金使以新主继位诏来，传言当拜受。汗唾骂而去。集军马，制箭楯，以为征金之备。

1211年辛未

五十岁。春正月，合儿鲁部主阿儿思阑、畏兀儿部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来覲于克鲁伦河。

二月，聚众誓师，率蒙古全军自克鲁伦河南行，大举攻金。

大军至阴山，汪古部长阿剌忽失来见，引军入边。

七月，者别前锋军攻下金西京路乌沙堡。守将完颜承裕、独吉思忠率师遁去。

八月，汗追至宣平，战于浚河堡，大败金师。承裕、思忠部尽殁于此。

九月，进军居庸关。间道入关，金守将遁去。汗驻军龙虎台，者别前锋军进围中都。久不下。冬撤围而退。是秋，汗命术赤等统别师，西破云内、东胜、武、朔诸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弃城走。

是岁，屈出律结花刺子模篡西辽，分据其地。

1212年壬申

五十一岁。连破昌、桓、抚诸州。金使者石抹明安归降。

秋，大军西进，围攻西京。败金奥屯襄援师。金西京留守抹撚

尽忠坚守不能下。汗中流矢，遂撤围。驻冬阴山之麓。

者别率别师攻金东京，破之。

1213年癸酉

五十二岁。秋，自阴山东进。再克宣德、德兴。进至怀来，败金完颜纲、术虎高琪，进至居庸北口。留别军攻居庸，进围中都。

汗率大军南下，出紫荆关，下涿、易二州。分军三路攻掠黄河以北诸地。术赤等统右军破太行山东西两路诸城。哈撒儿统左军破蓟州，遵海而东，抵辽西诸郡。汗亲率中军破河北、山东各州，直抵海滨。三军大掠人畜，掳获无算。

是岁八月，金帝允济遇害，昇王珣（金宣宗）嗣位。

木华黎率别师攻密州。史天倪于涿州来降，以为万户。

1214年甲戌

五十三岁。春，大军三路集于中都北郊，遣使招谕金帝。三月，金帝献卫王公主，及金帛子女御马请和。汗班师，退出居庸。壮士李雄等募军民欲乘道邀击，金帝下诏止之。

五月，金室南迁汴京。留完颜福兴、抹撚尽忠留守中都。

六月，良乡乱军叛金来附。遣石抹明安统乱军攻中都。汗驻夏于鱼儿冻。

十月，木华黎征辽东。

1215年乙亥

五十四岁。正月，金通州守将降石抹明安，以为元帅。

二月，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降，以为留守。兴中府元帅石天应降，以为兴中府尹。

三月，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告急，金帝遣李英率师往援，为明安军截击。英败死。金元帅乌古论庆寿来援，亦败溃。

五月，金中都副元帅抹撚尽忠弃城走。元帅完颜福兴仰药死。石抹明安军入城，告谕百姓，各自安业。

汗驻夏凉陁。得报，遣失吉忽秃忽等往中都，焚金宫室，尽收金室帑藏珠玉财货以归，献之汗所。

七月，诏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帅。八月，天倪攻下平州。

1216年丙子

五十五岁。春，汗还克鲁伦河营帐。议征蔑儿乞及乃蛮残敌。

秋遣偏师趋关中越潼关，攻金汴京。金人坚拒。遂还师。

1217年丁丑

五十六岁。召还木华黎，封授太师国王，建九脚白旗，统乱汉诸军经略太行山以南诸地。速不台统劲兵西讨蔑儿乞残部。

1218年戊寅

五十七岁。者别统军二万进讨西辽屈出律。攻下喀什噶尔，追及屈出律，立斩之。西辽亡。

木华黎兵出紫荆口。满城金行帅事张柔来降，仍任旧职。

秋，汗亲征西夏，围中兴府，不克，撤围。

1219年己卯

五十八岁。速不台于吹河灭蔑儿乞残部。追忽秃至钦察、生擒之，槛送拙赤，奉汗命处死。汗驻夏于额儿的失河。率全军攻花刺子模，合儿鲁、畏兀儿部长皆从行。命者别率前锋军先行，与速不台军绕道进取，以待大军至合击。

1220年庚辰

五十九岁。破不花刺。复攻下花刺子模新都撒麻尔干。遂驻营于此城之北。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先遁，逃入海岛，病死。子札阑丁嗣位。

金东平严实降木华黎。木华黎攻下真定。

1221年辛巳

六十岁。破花刺子模旧都兀笼格赤。

札阑丁南逃至申河，汗率师追及，札阑丁泅水而去。

1222年壬午

六十一岁。沿申河追讨札阑丁余众。秋，回军阿姆河，丘处机来见，论治国养生之道。是冬，下诏班师。留拙赤及者别、速不台追讨。

1223年癸未

六十二岁。春，汗自忽章河回师。三月，木华黎死于闻喜。

十二月，金宣宗珣卒，子守绪（哀宗）立。

1224年甲申

六十三岁。秋，木华黎子孛鲁攻西夏。

冬，至叶密立河。召者别、速不台回师。留拙赤在钦察。

1225年乙酉

六十四岁。春正月，汗还土拉河黑林旧营。

秋，亲征西夏。窝阔台、拖雷从行。留察合台驻守草原，命博尔术佐之。途中堕马。遣使西夏谕降，被拒。

者别军还，卒于道。博尔术卒于土拉河旧营。拙赤卒于钦察。

1226年丙戌

六十五岁。入西夏境。秋，西夏王李德旺卒，子立。冬，履冰渡河，进围中兴府。

1227年丁亥

六十六岁。留别将攻中兴府。率师破临洮府。洮、河、西宁三州。六月，金使完颜合周来。西夏王李降，请宽一月献城。

六月，至清水县之秦川。七月十二日卒。

1228年戊子

末子拖雷监国。

1229年己丑

诸王大会于克鲁伦河，遵汗遗命，立窝阔台继位。

1234年

窝阔台灭金。

附录

!#

一谈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

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是蒙古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对蒙古史和中国史的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蒙古民族的形成。唐代文献上纪录的蒙兀部原只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游牧的一个不大的部落。辽代迁到三河（斡难、克鲁伦、土刺）源头地区后，蒙古各氏族、部落也还是分散活动，时合时分。只是在成吉思汗铁木真登上历史舞台后，蒙古各部落才汇集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实现了各部落的联合和统一。蒙古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自蒙古乞颜部的祖先孛端察儿时就已开始。铁木真的曾祖合不勒（葛不律）汗及祖父忽图剌汗都曾致力于蒙古各部的联合，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到成吉思汗铁木真时，才得以完全实现。铁木真统率的蒙古族进而征服塔塔尔、克烈、乃蛮、蔑儿乞等蒙古草原诸部落，被征服的部民编入蒙古各部，融合于蒙古民族。蒙古族也由于获得新的民族成分和新的血液而日益强大，终于形成举世无敌的强大民族活跃于世界。回顾蒙古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不承认铁木真所做出的决定性的历史贡献。

第二个方面是蒙古汗国的创建。八百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源为蒙古族创建了国家制度，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和军事、政治体制，从而使蒙古族实现了由部落到国家的历史飞跃。铁木真也由此获得“成吉思”的尊号，并以此尊称闻名于世。蒙古国家的产生是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但又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单纯地从部落到国家

的跃进。建立国号“Yeke

Mongol

Ulus”，汉译“大蒙古国”。加在蒙古之前的“大”字，不只是一般的颂词，而是表示统治领域的扩大、民族构成的扩大和文化元素的扩大。大蒙古国的领域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征远达花刺子模。成吉思汗曾亲自领兵进至居庸关南口，蒙古军进而占领金中都，金宣宗南逃。成吉思汗在世时，金朝虽然尚未灭亡，但辽、金两朝统治的旧地绝大部分已统属于大蒙古国。从民族构成来说，不仅西征占领地区存在多种民族，金朝旧地也还有女真人、汉化的契丹人和大量汉人。铁木真曾被金朝封授“札忽惕忽鲁”称号，金朝所说的“札忽惕”是指蒙古草原诸部落。

蒙古所说的“札忽惕”，则是泛指契丹、女真、汉族和其他民族。

从文化方面考察，成吉思汗征服各地并没有像后来满族入关那样强行辮发，强迫各民族实行满族习俗，而是容许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并且进而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丰富蒙古文化制度。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依仿古畏兀字创制了蒙古文字。在大蒙古国的国家机构中任用维吾尔人镇海、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女真人粘合重山等各族人参与治理。成吉思汗晚年还曾远道召见全真道士丘处机问询养生之道与治国之道。至于原属金朝统治的地区多由降附的汉人军阀依据原有的制度分别统治，汉人的民间文化例如杂剧，在这一时期还有了新的发展。所以，综合考察历史的全貌，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国已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蒙古兀鲁思，而在事实上形成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大汗，也是包括汉族在内的统治区各民族的大汗。元朝依据汉人庙谥制度尊奉铁木真为元太祖，元大都太庙里供

奉“成吉思皇帝”金主神位，都是反映了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对蒙、汉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成吉思汗毕生的活动，为全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在今日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早在远古时期即有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中原的华夏族形成为发展较快、水准较高的民族。秦汉时期，华夏族地区实现统一，发展为汉族。但边地的各民族各自发展，并没有完全处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唐朝曾是强盛的大国，但回鹘、南诏、吐蕃也日益强大，与唐朝之间有和平的交往，也有敌对的战争。唐朝亡后，辽、宋、夏、金、吐蕃、大理诸国先后对峙。所以，全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是在元朝统治时期才确定地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应是自成吉思汗开始，至忽必烈而完成。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相互对峙的宋、金、夏、吐蕃，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其他各方，实现各民族的联合和统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结束了各民族长期对峙的局面，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格局。全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由此形成稳定的实体。清朝统治时期，得到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民族间建立了平等、和谐的新型关系，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步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追本溯源，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被遗忘的。

上面从三个方面说了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这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历史贡献，是伴随着长期的残酷战争，伴随着对各族居民的奴役而实现的。这不应只从个人性格、品格方面去评判，而需要从当时社会制度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点中求得理解。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史和中国史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沉积的历史底蕴也有待于深入发掘、探讨。

成吉思汗建国八百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

二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

(一)

元太祖铁木真在金泰和三年丙寅（1206）斡难河源诸王大会上，被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成吉思”，《元史·太祖纪》、《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及波斯拉施特《史集》、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诸书所纪，事实大致相同，但“成吉思”名号的含义，历来尚无确解。受到学者重视的文献和近人著述，有过几种解释。

（一）成书于元太祖时期的宋人赵珙著《蒙鞑备录》称“或曰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二）成书于元成宗时期的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编称“成为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为其复数。它与哈刺契丹的伟大君主所拥有古儿汗是一个意思，都是强盛伟大君主之意”。哈刺契丹系指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三）十九世纪中，多桑（C. D' ohsson）据波斯、阿拉伯诸史籍编著的《蒙古史》称“成吉思汗”即“强者之汗”。有注云：“蒙古语Tchink犹言刚强，guiz表示多数之语尾助词。”（四）伯希和

（P. Pelliot）在《蒙古与教廷》和1959年出版的遗著《马可波罗行纪注释》（Cingis条，释“成吉思”一词源于突厥语Tengiz，原意为海（sea）、洋（ocean），寓意广博

（extensionuniversal），引据贵由汗的蒙古畏兀字印玺称达赖（海）汗及突厥珊蛮的“海洋武神”The

Power-fulGodOcean以为佐证。（五）1989年，罗依果（Igorde

Rachewiltz）教授发表论文《成吉思合罕称号再探》，对西方各国学者有关成吉思语义的说解，作了全面的评介。在突厥碑铭中发现Cingis一词释为“成吉思”的语源，意为勇猛刚强（fierce, hard, tough）。

以上诸说中，《蒙鞑备录》释“译语天赐”，同书又记蒙古金牌铸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天赐”，系称颂皇帝的“长生天气力里”的雅译，并非成吉思的“译语”。所谓“或曰”，出于宋人辗转讹传，不足为据。伯希和比之于突厥语“海洋”，不免费解，但近年来为中外学者所采用，流布较广。多桑释为蒙古语，罗依果释为突厥语，所释义与《史集》的强盛、坚强之解相同或相近。

铁木真在斡难河源集会建国时，已先后征服突厥蒙古语系众多部落。蒙古语中不断引入突厥语词，如合罕、札撒等等，习用后即成为蒙古语词。不过，Cingis一词应是具有崇高意义的古雅颂词，不同于一般称颂武勇的巴突儿等称号。《史集》释文，英译本作firm或powerful

strong，中译本作坚强、强大，或译“坚强有力”。罗依果所释兼有可敬畏之意。作为古雅颂词可以认为略与汉语的威武、雄武或神武相当。铁木真征服诸部，所向无敌，颂以威武、雄武，自是合乎事理，不像海洋说之费解。

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之单于、突厥之可汗在位时均有尊号，铁木真加号成吉思，继承了这一传统。汉文文献称“成吉思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法，又为铁木真增上汉语庙号太祖、谥号圣武，建太庙奉祀。《元史·太祖纪》载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同书《世祖纪》不载。详见《祭祀志三》，节录如下：

[至元二年]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尊皇祖为太祖。

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祔室。冬十月，太庙成……乃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为

第二室。（下略）

神元皇帝即铁木真父也速该，追上尊谥。汉族谥法制度起于西周文、武。宋苏洵曾奉诏编撰《谥法》一书，取西周以来一百六十八谥，分别予以解说。如释“武”，列有“克定祸乱”“保大定功”“刚强以顺”“辟土斥境”等六解。郑樵《通志·谥略》不以苏说为然，以为“文以见义则文简而义显，舍文而从说则说多而义惑”。事实上，自周武以下，历代以武功建伟业的帝王，都曾加谥曰“武”。如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三国魏武帝、北魏道武帝等是。“圣武”一词始见于《尚书·伊训》：“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作为帝王谥号，见于北魏初祖圣武皇帝诰汾。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后，追尊先世力微为始祖，采用汉法，谥神元皇帝。力微父诰汾征讨诸部迁都盛乐，奠定了北魏建国的基础，谥为“圣武”，以志景仰。忽必烈为蒙古祖先追上谥号，赵璧受命拟谥，北魏鲜卑帝谥，足供参考。铁木真建大蒙古国，雄武一世，勋业彪炳，谥为“圣武”，自是符合实际的崇高的美谥，所以得到忽必烈的认可和蒙古贵族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赵璧拟制的汉语谥号圣武，与《史集》等书释蒙语尊号成吉思为“强盛伟大”、“刚强”，涵义基本相同，区别只在于尊号与谥号，蒙语与汉语。

匈奴单于、突厥可汗在位时有尊号，死后并无谥号。汉族古代帝王“生有名死有谥”，死后有谥号，生前原无尊号。唐代，武则天以女皇即帝位立周代唐，天授元年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唐玄宗即位，沿用此制，尊号开元神武皇帝，此后，屡加徽号。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下诏说：“爰自唐室，始加美号”，“踵事增华，积习无改”，“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称皇帝”，但遭到宰相赵普等人的反对，仍请恢复尊号并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宋太宗命去文武二字，存“法天崇道”四字尊号。死后谥神功圣德文武

皇帝。辽太祖尊号天皇帝，圣宗时追谥神烈天皇帝。金太祖尊号大皇帝，熙宗时追谥大皇帝。生前尊号死后谥号一脉相承，或依尊号加谥，或增饰改作，其例不一。

元世祖诏命集议制谥的赵璧，是深得元世祖倚重的汉人儒臣领袖，并且精通蒙语，曾以蒙语译述《大学衍义》为元世祖讲说。

虞集撰《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说：“是时国语未尽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经传之学也。自公始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传授焉。”又说：“世祖尝叹曰：汉人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赵璧传儒学又通蒙语，受命为元太祖拟汉语谥号不能不考虑前朝帝谥的传统，也不能不参据时人共奉的蒙语“成吉思”尊号。依据蒙语尊号增饰为汉语谥号，于谥例并无不合。

汉语谥号圣武皇帝制定后，题于太庙神主奉祀，十年后又经改作，改题为蒙古语音译“成吉思皇帝”。《元史·祭祀志三》记此事说：

是岁（至元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题曰成吉思皇帝。

太庙神主原用栗木，至元六年改为“木质金表”，表面涂金，故称“金主”。神主例题庙谥，改题“成吉思皇帝”，表明元朝皇室已将成吉思尊号视同谥号，即沿用汉人谥法制度，但谥号用蒙语。元世祖逝后沿用此制，加谥用蒙语称“薛禅”，成宗谥“忽都笃”，历朝相沿遂成定制。太庙神主改题“成吉思皇帝”后，成为法定专称，为元代汉人所遵用，汉译名也从无异译。近人习用的“成吉思汗”一名，只见于元代蒙古语碑铭，不见于元代汉文文献。神主改题后，圣武皇帝仍作为汉语谥号，为元室所尊奉。于是形成成吉思皇帝与圣武皇帝两号并行，一是蒙语音译，一是汉语雅

言，两者命义，并无歧互。

依据传统谥法制度，后世帝王可以增谥，以示尊崇。元武宗至大二年为元太祖加谥“法天启运”四字，称“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见《元史·太祖纪》。陶宗仪《辍耕录》卷一“列圣授受正统”称：“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国语曰成吉思。”释圣武皇帝“国语曰成吉思”，两者被视为对译的谥号，当是反映了元人的共识。

关于成吉思名号的释义，曾经中外研究者多方探讨。前举诸说外，也还有过各种推测，但都缺少确据，曲折费解。据上考察，作为铁木真谥号的“圣武”与“成吉思”，只是汉语与蒙语的区别。虽然不能据以认为“圣武”即是“成吉思”的直接意译，但足以表明汉语“圣武”谥号的拟定是沿用了蒙语“成吉思”尊号的原义，表明赵璧等人对蒙语“成吉思”含义的理解。

所以，我以为在直接纪录不足的情况下，赵璧等所拟“圣武”应是“成吉思”名号的最恰当的汉语释义。它出于元朝皇室尊奉的谥号，题于神主，与波斯《史集》等书的释义相符，于突厥—蒙古语有据，而且明白晓畅，不需费解。“圣”字是元人对皇帝的称颂。今译也可作“威武”或“雄武”。“成吉思汗”即“雄武之王”。

(二)

成书于蒙古太宗时期的宋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记蒙古国俗称：“其常言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福荫。”“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系蒙古语义译，《元朝秘史》又译“赖着长生天的气力”，直译则作“长生天的气力里”。此词曾见于铁木真加号成吉思建国立制时的自述，见《元朝秘史》卷九。

同书总译部分将此句省译为“如今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

“长生天的气力里”原有仰赖长生天佑助之意。译作“天命”是引申了的雅译。此词原为成吉思汗对长生天的感戴之词，蒙古建国后遂演变为对成吉思汗及后世蒙古合汗的颂称。赵珙《蒙鞑备录》记所见蒙古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天赐”即“长生天的气力里”之雅译，用以称颂成吉思皇帝。《元朝秘史》续集卷二载巴秃（拔都）自钦察（乞卜察）遣使向窝阔台奏报，音译见“蒙客腾格里因古纯突儿合罕阿巴哈因速突儿”，旁译“长生天的气力里皇帝叔叔的福荫里”，总译作“赖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元朝秘史》系明初译汉，但所据蒙文原本，已见蒙语“长生天的气力里”合罕，可见蒙古太宗时此词已是习用的颂称。元朝建国后汉译蒙古语“长生天的气力里皇帝”，成为赞颂皇帝的法定的专称，为蒙汉文书所习用。汉族文士所拟圣旨或作“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上天眷命”语出《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这里是“长生天的气力里”的引申。

前引《元朝秘史》卷九铁木真的自述的总译，省略了音译及旁译的“天地添气力”，又作“天地气力里”，曾见于早期的太子诸王令旨。如户县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文题“天地气力里阔端太子令旨”。周至重阳宫碑见“天地底气力里大福荫里弥里杲带太子令旨”。元朝建国后，太子诸王令旨已罕见“天地气力”一词，而习称“皇帝福荫里”，即仰赖皇帝福荫。至于“长生天气力里”则已是皇帝的专称，太子诸王不得僭用。

长生天即永恒的天，又曾称为“额儿客迭腾吉里”，即有威势的天。古代蒙古信奉为至高无尚，是对天体的自然崇拜。天体被神圣化但并没有宗教化或人格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成吉思“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指丘处机），犹汝等敬天”，说明蒙古旧俗只知敬天，不知有神仙。《元朝秘史》卷一〇记阔阔

出假托巫神传言，也需托称长生天的意旨。蒙古的长生天可与汉族的上天、苍天比拟，但不是人格化的天帝。所以蒙古汗只称仰赖天助而不称“天子”。汉族自周朝以来，帝王称天子。《春秋繁露·郊祭篇》释“天子，天帝之子也”。蒙古无天帝，也无天子。西方学者或将蒙古的长生天译释God或Diety，是并不切当的。

（三）

汉代的匈奴也曾有过崇拜自然的敬天之俗。

《汉书》卷九四《匈奴列传》记：“单于姓栾提氏，其国称之曰撑黎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黎，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班固此解大抵依据传闻，未明言所据。既说“谓子为孤涂”，又释“象天单于”不称“天子单于”，前后不尽一致。天子是汉族帝王称谓，单于是匈奴首领称号，两者联结并用，罕有其例。汉文文献中从未见有“天子单于”之称。匈奴语与阿尔泰语系诸族语言中也未见“谓子为孤涂”的他证。因而《汉书》此解，学者多有质疑。

《汉书·匈奴传》的这一解释，不见于《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匈奴传》单于句下注引《汉书·匈奴传》，又引《玄晏春秋》云：“士安读《汉书》不详所言。

有胡奴在侧，言之曰，此胡所谓天子，与古书所说符会也。”《玄晏春秋》，晋皇甫谧字士安撰，今佚。此条记事又为唐欧阳询纂《艺文类聚》收录，引文略有出入，文云：“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胡奴说单于是“胡所谓天子”或“犹汉人有天子”，并无不妥。《艺文类聚》录文“棠梨天子也”，与后文不合。“子”字疑是衍文，应作“棠梨，天

也”。然则《玄晏春秋》并没有说过“撑黎孤涂”是汉语“天子”的对译，并不足以祛《汉书·匈奴传》之疑。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外学者对此事多有关注，疑不能解。

1894年英国巴克尔（E. H. Parker）在所著《鞑靼千年史》第二章中曾说：“匈奴谓天为撑黎，子为孤涂，今突厥文及蒙古文犹以tengri（撑黎后来译腾格里）指天而言。至于Kudu（孤涂）一辞，则今突厥学人犹不得其解云。”法国汉学家沙畹

（E. d. Chavannes）曾怀疑《汉书·匈奴传》之“天子”是史官误译，认为“撑黎孤涂”出于突厥语tengri

kutluk，意为“天之幸”。日本白鸟库吉斥之为“要不外附会之解释耳”。近日《中国史研究》刊出罗新先生《匈奴单于号研究》论文，又论及此事，对布伯（Poter. A. Boodberg）释“撑黎孤涂”即象天单于，陈三平（Semping

Chen）释“棠梨”为天子等新说提出驳议，作者认为：“无论还存在多少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撑黎孤涂不过是匈奴人对于汉朝天子一词的匈奴语直译。”此说重新肯定《汉书·匈奴传》的释文，但有关疑问仍不得祛解。

匈奴没有创制过本民族文字，也没有匈汉对照的“译语”之类文献留存。现在所能见到的若干词汇，主要是保存在汉字文献中的汉语音译。经过前人不断地探索，其中多数词汇与突厥语、蒙古语相近或相同，因而设定属于阿尔泰语系。现存的音译词汇多可参证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语文以探究其音义。“撑黎”或“棠黎”义为“天”，曾见于突厥阙特勤碑，突厥文碑铭作t ngri，汉文碑铭作“梨”。又屡见于蒙古八思巴字碑铭，作de ri，《元朝秘史》音译“腾格里”或“腾吉里”。匈奴语“撑黎”得突厥语、蒙

古语印证，本义为“天”，无可怀疑。蒙古语“子”，《元朝秘史》音译“可温”，与“孤涂”不谐。前人曾从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语文中，寻求“孤涂”一词的印证，并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摆脱《汉书·匈奴传》译释的束缚，将匈奴加于单于的“撑黎孤涂”与蒙古加于合罕的“腾格里古纯突儿”作比较，却不难发现两者之间音义的近似。

匈奴语若干词汇与蒙古语相近并非全同。《元朝秘史》译本出于明初四夷馆，译音较为严格周密。《汉书·匈奴传》得自传闻，以单音汉字模拟，只能反映主要音节和大致的音读。“撑黎”义同腾格里。“孤涂”相当于“古纯突儿”。第一字无u及附加-n，第二字无字尾.r。关于匈奴语的语法结构及区分格(case)的词形变化法则(accidence)，无从详悉。舍此不论，“撑黎孤涂”与“腾格里因古纯突儿”两词虽还有语音上的些许差异，仍可视作同义词，即“天的气力里”。这可以从有关文献、文物中得到印证。

其一，《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汉文帝四年匈奴冒顿单于向汉廷请和事，“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此来书以汉文书写，当是出自匈奴单于庭的汉族文士之手。但作为匈奴单于致汉朝皇帝的正式文书，遣词自当郑重，应属可信。《汉书·匈奴传》说“其国称之曰撑黎孤涂单于”，来书称“天所立”即撑黎孤涂之雅译。“天的气力里”原为仰赖天力之意。“天所立”与天赐、天命同义，作为匈奴语撑黎孤涂的汉译，书于国书，自是雅驯得体。

其二，《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与前此降汉的伊秩訾相见，“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赖天命”即得天助，也就是仰赖天力，直译即“天的气力里”。此处不是用于称号而是用为颂词。

但可见称颂单于仰赖天力是冒顿以来历代相承的传统，与所谓“天子”之说无涉。

其三，内蒙古包头召湾地区汉墓群1954年曾出土四扇格汉字篆书瓦当，左二字“天降”，右二字“单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曾刊出李逸友先生执笔的报道。此后，1981年至1993年四次发掘汉墓，都发现与多种瓦当并存的单于瓦当。

《包头文物资料》第1、2辑先后刊出《清理简报》及何林、陆思贤两先生的考释。近年出版的《内蒙古出土瓦当》又收入张海斌先生的论文，对单于瓦当再加研考。据介绍，出土的情况是：“瓦当夹杂于废弃砖瓦陶片中，塞填于土圪木椁墓的椁以外及椁顶和椁底。”可见单于瓦当乃是作为废弃的垃圾填塞墓穴，与墓主无关。张文考证墓葬属汉代中晚期，则瓦当的烧制当早于此时。关于瓦当的来源，《清理简报》认为“单于天降瓦当应是西汉前期汉朝边郡的建筑遗物”。张先生也说是“来自毁掉建筑物的废弃物”。

但建筑物无迹可寻，也无其他建筑构件遗存。依据瓦当与各种砖瓦陶片夹杂的情况，看作是附近窑场的废弃堆积，似更为合理。

此事难以详考，期待着附近地区古窑址的发现，提供更多的信息。

关于瓦当文字的解读，也有过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降”读如降生之降jiàng，意为“单于天之子”。另一种意见认为“降”读如降服之降xiàng，用指降汉。前引张海斌先生文认为“单于天降就是天降单于，是上天的力量使单于降服归顺”。两说都不免费解。我赞同降读为jiàng，但天降并非天之子。降古义同赐，天降即天赐。汉砖及瓦当文字，或左行，或右行，或用回文，其例不一。此瓦当如读为“天降单于”，即同于《汉书·匈奴

传上》冒顿来书所称“天所立单于”或“天赐单于”。如读为“单于天降”即同于《汉书·匈奴传下》所载伊秩訾语“单于赖天命”，即单于天命或天佑。前后两读，都是对单于的称颂。“天降”，直译即天的气力里，还原为匈奴语即“撑黎孤涂”。

召湾汉墓填充物中，还发现有四字铭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等瓦当，与传世汉砖铭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正好相合，是对单于和亲的称颂。单于瓦当如是附近窑场烧制，自不限于供应当地，而可以运往他乡供建筑应用，难以详考。

据上考察，不能不肯定沙畹当年提出的怀疑，《汉书·匈奴传》所称匈奴“谓子为孤涂”乃是著者的误译。参照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古代蒙古语言与风俗，《汉书》所记“其国称之曰撑黎孤涂单于”应释为“天的气力里单于”，雅译即“天所立单于”“天命单于”或“天降（赐）单于”。

自匈奴单于至蒙古大汗，托言“天的气力”得天之助，前后一脉相承，反映了草原民族对于非人格化的自然天体的崇拜。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